



21-12
1169
17





正義云自封公後其子孫皆以公孫為氏杜預曰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孫之子稱公孫公孫之子以王公字為氏然則公孫氏皆自公孫之後為氏也

通義存山金氏曰管子管子名東吾字敬仲相齊桓公霸諸侯晏子名嬰萊之夷維人素隱云字仲謚

節儉力行重於齊

講述曰當路謂主持國柄政由已出如當要路頭件來所必經一般

蒙引當路居要地路者人所必由也如掌刑罰之權則凡入刑罰之科者必由焉如操錢穀之柄則凡有錢穀之數者必由焉是彼當要路而我必經由其路而通塞有在於彼若故曰當路也

直解云居要地則往來者必由而通塞關焉故操得為之柄者稱當路許者自期之意曰可復許乎

未敢必乎之能為管是而不知乎子固有其所不履

平集註大全卷之三

公孫丑問上



凡九章 通考 勿軒熊氏曰一章言養氣集義六章言仁政二章言古聖賢三章言答問之辭餘皆孟子自言

此章見魯論當以王道而不當以自術

公孫丑問曰夫子當路於齊管仲晏子之功可復許乎

復扶又反

公孫丑孟子弟子齊人也當路居要地也管仲齊大夫名東吾相桓公霸諸侯許猶期也孟子未嘗得

史記六十二

蒙引謂自許也自期也

星子見上為

政丑益設辭以問也慶源輔氏曰此必丑初見孟子時專觀其語意恐孟子不敢以管晏自許是全未知孟子也○西山真氏曰齊宣既慕桓文丑復慕管晏益霸者功利之說淡入人心已久故不惟時君慕之而學者亦慕之也

季子曰誠齊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巨矣聖言曾子之知無非

齊人但知其國有二子而已不復扶又知有聖賢之

事慶源輔氏曰世衰道微聖學不明人不知有學問則亦不復知有聖賢之事業雖有英才美質不覺溺於時俗之見聞而已此齊人之所以但知其國之有二子也

或問乎曾西曰吾子與子路孰賢曾西蹙然曰吾先子

○蒙引曰子路勇於義不所以勢利故又負大有為之才若達邇為國以禮道理便是若舞氣象結纓之節有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之心所立如此曾子服之非謙詞也然曾子惟其知長子路此曾子之所以為曾子也曾子最服善如以能問於不能意其追慕顏子如此又知長子路非用心於內者豈肯信服人耶

○二孰賢但就人品言非事功也慨然者為其擬之太高而不安也蹙然者為其擬之太卑而不悅也謂敬畏聖門如子路聞義必行緼袍不耻學造升堂此等處儘是高人下頭地子獨任見其專于四十餘年見其久子所就在伯功見其卑是者指上三句也此見聖門先仁義後詐力處

○蔡虛齋曰烈猶光指功業之著見者言也

○卷一凡日註以曾西為曾子之孫悞也按經典序錄云曾申字子西曾參之子子夏以詩傳曾申左丘明作傳以授曾申曾西之學於是可考楚圖宜申公于申皆字子西則曾西為曾申無疑○曾西與駱其見列女傳

之所畏也曰然則吾子與管仲孰賢曾西蹙然不悅曰

爾何曾比子於管仲管仲得君如彼其專也行乎國政

如彼其久也功烈如彼其卑也爾何曾比子於是六反

○通考吳氏程曰唐韵雖有

孟字引曾西與或人問答如此曾西曾子之孫楚不

安貌先子曾子也慙怒色也曾之言則也烈猶光也

桓公獨任管仲四十餘年是專且久也管仲不知王

道而行霸術故言功烈之卑也楊氏曰孔子言子路

賦兵也古以賦出兵
○意曰子日桓公九合諸侯
不以兵車從仲之力也如
其仁三三九糾通
滕文云下云昔女趙簡子使
子良與舜乘乘終日而不
獲一多良不可曰吾也
紀我馳驅終日不獲一為
之詭遇下朝殺子

○秦虛齋曰夫子大贊仲
之功者據其所就之事業
言有西學管仲之功烈者
本其心術之不正而要其
功就亦終不得與於王者
之徒也曾西之卑其功烈
即夫子之小其器也夫子
之大其功也而知其美之意也
○又以補氏饒氏為太拘繫

○蒙引云願望也此與可
復許乎相應一從孟子說
故詐為自許一從丑說故
願為相願
○焦弱疾曰曾西學於孔

之才曰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使其見形旬於施
為如是而已其於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固有所不逮
也然則曾西推尊子路如此而羞比管仲者何哉譬
之御者之略則範我馳驅而不獲者也管仲之功詭
遇而獲禽耳曾西仲尼之徒也故不道管仲之事聖
人分明是大贊仲之功而孟子硬以為卑如何宋子
曰孟子是不肯做他底是見他做得那規模來低
慶源輔氏曰楊氏斷置得極分明子路之才視管仲
誠為不及然子路之所學則聖人之道其於管仲之
事蓋有所不屑為者或曰楊氏本說但云子路譬之
御者則範我馳驅者若管仲蓋詭遇耳此則是以御

而譬其所為未說到功效上今焦註增益之曰子路
則範我馳驅而不獲者也管仲之功詭遇而獲禽耳
則是并與功都說下然按孟子範我馳驅是一人不
獲又是一人詭遇是一人獲禽又是一人今若作一
人看則似以子路為御之善而射未善然射御又非
一人所能兼者恐不若只從其本說之為得也曰非
是之謂也集註之意蓋謂子路是範我馳驅而不遇
王者故不獲管仲則詭遇以逢桓公之為故得禽多
耳○雙峰饒氏曰使子良得善射者而御之則範我
馳驅正所以獲禽即詩所謂不失其馳舍矢如破儻
以孔孟之道而遇明王則
治國平天下皆餘事耳

曰管仲曾西之所不為也而子為我願之乎子為之
曰幸子言也願望也通考董氏彞曰公孫丑問管仲
孟子以曾西之言推尊聖門高

此我與爾西同，一學術管

仲既管西，所不為亦我所

不為也，而子願我為之乎

不要說低了，曾西管仲不

為則星子可知矣。

○鄭本曰天子衰，諸侯興

故曰霸。○風俗通曰：霸者

長也。白也。言其威建五長

功定明白。或曰：霸者把也。

駁也。言把持天子政令，糾

率同盟也。

○盧十誠曰：霸以功言，頭

以名言，桓公以威令服天

下為之，盟主。故曰：霸景公

未嘗為天下盟主，但其聲

名著於諸侯，故曰頭

也。○蒙引云：此是子貢自負

也。以言能佐輔之也。

○又曰：言以管晏為不足

李為弟子，既已惑矣，今又言以齊王猶反手則惑轉甚也。

○摘訓云：德兼治教說未

治德未洽也。大行則洽於

天下矣。

○蒙引云：當猶歌也。以氏能

不可當也。一說：文王之能

自不足為一說：文王既勢

何不可當也。

○編年互見曰：帝武十，帝

小之之子。又曰：高宗武十

與征，思復與商而未得其

佐。三年不言政事，決定於

冢室，以觀國風。因夜夢得

孟子大全

弟淳于髡問于柳子思

尊王，賤霸者，聖賢之本心

一則責霸者之臣不能致君於王道

一則美霸國之君能用賢者以興邦

曰：管仲以其君霸，晏子以其君顯，管仲晏子猶不足為

與。與平

顯顯名也

曰：以齊王由反手也

反手言易也

曰：若是則弟子之惑滋甚。且以文王之德，百年而後崩

猶未洽於天下。武王周公繼之，然後大行。今言王若易

然則文王不足法與

滋益也。文王九十七而崩，言百年舉成數也

文王九十七而終

天下周公相

曰：武王周公繼之，然後大行。此言周公制禮作

樂之後，雖殷之頑民莫不率化。趨善之時也

曰：文王何可當也。由湯至於武王，賢聖之君六七作，天

下歸殷久矣，久則難變也。武王朝諸侯有天下，猶運之

猶未洽於天下。武王周公繼之，然後大行。今言王若易

然則文王不足法與。易去聲。下

滋益也。文王九十七而崩，言百年舉成數也。禮記文

王世子

文王九十七而終

天下周公相

曰：武王周公繼之，然後大行。此言周公制禮作

樂之後，雖殷之頑民莫不率化。趨善之時也

曰：文王何可當也。由湯至於武王，賢聖之君六七作，天

下歸殷久矣，久則難變也。武王朝諸侯有天下，猶運之

猶未洽於天下。武王周公繼之，然後大行。今言王若易

然則文王不足法與。易去聲。下

滋益也。文王九十七而崩，言百年舉成數也。禮記文

王世子

文王九十七而終

天下周公相

聖人者曰說於是使百士

營求諸野果得說於傅者
之野舉以為相商國大治
天下咸驩商道復興以其
德高可尊故號高宗在位
五十九年

○通義自雲許氏曰湯之

探木甲繼湯立木甲五世
至中宗木甲成三三三至
河重甲河重甲子祖乙祖
乙六世至盤庚盤庚三世
至高宗武丁武丁二世至
祖庚皆賢君也祖甲後
六世七十餘年全符

○微仲名衍禮記史記微
子弟仲思名衍一名泄見
家語

○比事見韓詩外傳指

地志等書

○箕子事在武丁微子啓世宗名胥餘

○蒙引云流風以修身齊家之化言善政以細綱法度言此全是在上者曰故曰遺曰流皆自商之先王身
上來也微子名衍故知微仲又是人引私云許之庶兄也殷帝乙之首子也

五子九年卷之三

掌也紂之去武丁未久也其故家遺俗流風善政猶有

存者又有微子微仲王比王箕子膠鬲皆賢人也相

與輔相之故久而後失之也尺地莫非其有也一民莫

非其臣也然而天下猶方百里起是以難也朝音潮音

歷輔相之相去聲武丁紂文臣云伯叔也

當猶敵也商自成湯至於武丁中間大甲大戊祖乙

盤庚皆賢聖之君作起也自武丁至紂凡九世故家

舊臣之家也雙峰饒氏曰故家舊臣遺俗舊民是說

○膠鬲事在呂氏春秋

○蘇轍曰君子建功立業全在趨時事欲汲汲王武丁正以創者易食消者易歛決不可推過此等機會
誤味齊人有言五節多少趨時若赴的意思

九世武丁祖庚祖甲康辛康丁武乙木丁帝乙紂辛

正句云鏹鋤之別名

處

○通義莫氏程曰基當與

鏹同鏹鏹大鋤也

○慧發桑時俱有韻

○蔡虛齋曰今時則易發
與惟此時為狀俱該時勢
說與待時之義不同

○存疑云今時時字兼有

時勢在內

○紀政綱目夏紀云夏商

有天下之號也夏獨言后
者舜帝也商主也言后所
以別帝也

○通義自雲許氏曰雞鳴

狗吠相聞言民居之稠達
乎四境則舉國皆稠也地
不改辟矣民不改聚矣有

齊人有言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鏹基不如待時

今時則易然也知音智 音茲 相接連 无間斷也 不既廣乎

鏹基田器也時謂耕種之時

夏后殷周之盛地未有過千里者也而齊有其地矣雞

鳴狗吠相聞而達乎四境而齊有其民矣地不改辟矣

民不改聚矣行仁政而王莫之能禦也音與 音祈 音不過千里

唐氏

兩意一說言濟地廣民衆地不必更改已自辟矣民不必更改言自聚矣讀就改字略歇一說地不必再加廣辟民不必再加集聚五字一連讀下文連下文上說意詳說意有上說得矣字出在人看讀

○蒙引云此言其勢之易也原是甚事謂齊王易也

○存疑兩時字是時勢之時此時而施仁政不待深仁厚澤而民快於心猶飢渴之久易爲飲食而人適於口也

○蒙引云勢易以齊力量而言時易以天下機會而言又云况憔悴之民易

道傳曰王制四海之內爲九州州方千里而王畿居其一一是亦井田之制今齊已有之異於文王之百里又雞犬之聲相聞自國都以至於四境言居民稠密也禮記卷之五慶峰饒氏曰勢是指事力而言有富民衆則兵強既富且強所以舉事易文王百里地狹民少所以難

且王者之不作未有跡於此時者也民之顛預於虐政未有其於此時者也饑者易爲食渴者易爲飲

此言其時之易也自文武至此七百餘年異於商之賢聖繼作民苦虐政之甚異於紂之猶有善政易爲

○徐若泉初問云德之流行謂德之及民也老老幼幼夫下可運於掌是也

○東下凡曰德行之速本時勢易說孔子未必有此意引之則然也若不本時勢說則文王之百年未洽者胡其不速歟

○王荆石宦優日記曰此三節是泛論個德時勢道理如此至末節方收拾這意

○湯海若苦心解經速於置郵傳命謂置郵之所傳者命耳而未必其感人之深德一流行人傳感我之德以感人以言者比感人以德者孰遲孰速舊說謂置郵待傳德不待傳勿從可也按此亦是一見更詳之

郵八境上行各舍也郵八驛也置亦驛也改郵爲置以度其遠近之間置之文又云馬傳云置步傳云郵

飲食言饑渴之甚不待甘美也

孔子曰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音郵音尤

置驛也郵驛音也新安陳氏曰如漢五里一置左傳楚子乘駒會師○東陽許氏曰字書馬遞曰置步遞曰郵漢西城傳因騎置以聞師古曰郵今驛馬也黃霸傳郵亭師古曰書舍謂傳送文書所止處所以傳命也孟子引孔子之言如此饒氏曰德之流行卽是應前面文王之德底德字蓋德是本全靠時勢不得有智慧而後可以乘勢有鐵基而後可以待時若無德雖有時勢何以行之

當今之時萬乘之國行仁政民之悅之猶解倒懸也故

○姚本應曰德之流行應前文王之德功必倍之應前功烈如彼其異

○徐敬茲曰惟此時為然
○孟子不可以此例論意

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惟此時為然乘去

倒懸論困苦也所施之事半於古人而功倍於古人

由時勢易而德行速也問孟子既卑管仲使孟子當

氏曰亦只是合諸侯以尊周室但孟子則真能殺王

室尊安而諸侯各循王度管仲不過假尊周之名以

蓋其權諸侯之實其所為實文武之罪人也王霸之

分只在誠偽孔子作春秋亦不過欲諸侯尊周室循

周制而已○新安陳氏曰王並論管身孟子只及管

仲而不及晏蓋晏之事功又在管之下不必言也晏

事景公政在陳氏晏未嘗當齊政也晏才不及管而

其人稱正於管其人無言譏其事無可言此孟子所

以置晏不言而專及管仲

○王因王齊反手之謀故復有此問由此此字指得位行道處此則動心否乎非謂孟子以卿相富貴動心謂王伯事大恐孟子擔當不過有所恐懼疑感而動其心耳註亦有二字說得清恐懼疑感或疑是動心處則

十之不動心便見今日之不動心也註道明屬疑感本下向精義以知言來德立屬恐懼本下向集義以養

氣來懼未可露出

○虛齋曰春秋戰國時人道著霸字曰津津的公孫丑曰雖由此霸王不異矣

至項羽又自稱爲西楚霸王不知此字在孔門以爲

至不好事在三王時則又

以爲罪人也

○袁了凡曰動心最細只隱微略有所移意氣略有

所加便是非必恐懼疑感也朱子恐懼疑感四字從

○公孫丑問曰夫子加齊之卿相得行道焉雖由此霸王不異矣如此則動心否乎孟子曰否我四十不動心相去聲圖考吳氏程曰雖由至異矣作一句只王字微讀此承上章又設問孟子若得位而行道則雖由此而成霸王之業亦不足怪任大責重如此亦有所恐懼

疑惑而動其心乎雖是說心之所以動然恐懼字是爲下文知言張本要之

爲下文養氣張本疑感字是爲下文知言張本要之不疑惑然後能不畏懼故集註論心之動則以恐懼居先論心之所以不動四十強仕君子道明德立之則又以無所疑惑居先

○林次崖曰語恐懼疑感就是動心處舍恐懼疑感又何說動心矣饒氏謂是

五之大全 卷之三

心之所以動固不是。許氏以疑懼又在動心之外亦不是。其云疑懼即是動心。處疑懼乃動心之目是矣。又云心因疑懼而動而疑懼非心之所動。又說得駢

○曲禮四十曰強而仕。注古者四十始命之仕。又云四十志氣堅定。強立不反。不奪於利害。不殊於禍福。可以出仕矣。

○淮井泉曰。人心常活而不滯。云不動心者何也。常活而不滯者。人心之本体。動乎自然者也。四十所不動者。不其心之本体。而能不動乎。勢利者也。

○蒙引謂靈臺為似是而非。

時孔子四十而不惑。亦不動心之謂。朱子曰。盡心知性。無所疑惑。動

皆合義。無所畏怯。雖當威位。行大道。亦沛然行其所無事而已。何心動之有。易所謂不疑其所行者。蓋如此。而孔子之不惑。亦其事也。公孫丑非謂孟子以卿相富貴動其心。謂霸王事大。恐孟子擔當不過。有所疑懼。而動其心耳。不知霸王當甚閑事。○雙峰饒氏曰。道明。屬知言。德立。屬養氣。○陵陽李氏曰。明則不疑。立則不懼。然未有不明而能立者。故知言養氣。雖二事並進。而其序必以知言為先。孔子不惑。則自不動矣。○雲峰胡氏曰。孔子四十而不惑。在三十而立之後。德立而道明。誠而明者也。孟子所以四十不動心者。先知言而後養氣。道明而後德立。明而誠者也。

○東陽許氏曰。疑懼即是動心。處集註却言有所恐懼。疑惑而動其心。似疑懼又在動心之外。蓋心本虛靈靜一。能明天下之理者。此也。足以應天下之事。

○孟賁齊人。力能拔生牛角。秦武王好力。孟賁歸之。過河。先其位。船人怒。而以楫楸其頭。固不知其非也。中河。孟賁眈眈而視。船人髮植。目裂。髮指。舟之人盡揚播。又于河波。船人知其孟賁。敢直視。涉無先者。又况於辱之者乎。此以不知故也。

○孟賁事見呂氏春秋。考韻書。音居。魏以下。註曰。姓也。

○案人考考有。若生不害。無告子。告子名。不害。則疑是同人乎。告浩同音。而生諸生之義也。恐非覆姓矣。

○通義曰。雲許氏曰。公孫丑雖借孟賁之勇以贊孟子不動心之難。然孟賁亦是以勇而不動心者。蓋賁之勇力。足以蓋世。故所向無前。自然不必動心。所以下文孟子亦以勇士為答。然則孟賁以力為主。而不動心也。

○存疑云。不動心甚難。曰不難者。姑借此以抑告子爾。抑告子者。欲見已之不

亦此也。今理有所不能明。而疑事有所不能應。而懼然。則疑懼乃動心之目。心因疑懼而動。而疑懼非心之所動也。○黃氏洵饒曰。孔子道明。自然德立。孟子道明。然後德立。無所疑。是道明。無所懼。是德立。○通考。東陽許氏曰。此章當作五節看。疑懼二字。包一章大意。而直字貫乎其中。

曰若是則夫字過。費遠矣。曰是不難。事先我不動心。賁音。賁。齊人。能生拔牛角。秦武王好力。孟賁歸之。過河。先其位。船人怒。而以楫楸其頭。固不知其非也。中河。孟賁眈眈而視。船人髮植。目裂。髮指。舟之人盡揚播。又于河波。船人知其孟賁。敢直視。涉無先者。又况於辱之者乎。此以不知故也。

孟賁勇士。賁齊人。能生拔牛角。秦武王好力。孟賁歸之。告子名。不害。孟賁血氣之勇。丑益借之以贊孟子不動心之難。孟子言告子未為知道。乃能先我不動心。則此未定為難也。

動心與於告子也

采子曰孟子是義精理明天下之物不足以動其心告子之不動心是硬把定是粗法強制而能不動非若孟子醇醇萬變而不動也○南軒張氏曰孟子以集義為本告子則以義為外故在孟子則心體周流人欲不萌而物各止其所着也在告子則心制其欲專固疑滯而能不動者也○慶源輔氏曰告子外義未為知道然未四十時已能不動心其不動心又先於孟子以此觀之則不動心未足為難可知也○新安陳氏曰告子強制其心而能不動孟子有定見有定力而自然心不動此處孟子亦姑借告子以淺說取

曰不動心有道乎曰有

程子曰心有主則能不動矣新安陳氏曰有主二字包得濶下文黜舍曾孟

○通義自雲許氏曰心有主則能不動此句綫言下五人指官黜以必勝為主而不動心孟施舍以無懼為主而不動心曾子以理直為主而不動心孟子皆言義氣為主而不動心也告子真悍強制而不動心也

皆是有主但有精麤之分附錄非官黜之不動心以必勝為主孟施舍之不動心以無懼為主孟子之不動心以主

非官黜之養勇也不膚撓不自逃思以一毫挫於人若獲之於市朝不受於褐寬博亦不受於萬乘之君視刺萬乘之君若刺褐夫無嚴諸侯惡聲至必反之勦伊糾

效反朝音潮乘去聲

北宮姓黜名膚撓肌膚被刺而撓屈也目逃自被刺而轉睛逃避也挫猶辱也褐毛布以義寬博寬大之

○氏族北宮氏姬姓衛之公族○始皇紀云寒者利短褐○後漢黃瓊傳云拂巾袵褐以企旌車之絕圃七日篇無衣無褐何以卒歲○袁坤義曰膚撓目逃不可添被刺之說明理者自知李九我云不膚撓不自逃是孟子畫出北宮黜底像其膚撓然而不撓其目凝然而不逃或云膚被刺而不撓目被刺而不逃則無此理或云其勇不可犯

不至于被刺而撓且逃又
多了一層不必孟子語氣
○講述曰：褻服也。寬博
亦曰賤服非敘束之法服
也。
○蒙引：無厭諸侯謂無可
畏憚之諸侯非謂無定畏
憚之諸侯也。

○存疑曰：戰勝則無懼不
勝則懼視不勝猶勝三無
懼也。量敵而後進慮勝而
後會此正夫子所與行三軍者他却又以為無量着他意實是是勇無畏敢往直前為勇那勝敗處都不計
如此於已計得失豈不悞國事。

○蒙引云舍勳二節皆以明不動心之有道所謂心有主者也。但精粗得失不同耳。告子亦是主者
又云孟施舍北宮黝亦皆不知其出處。

○表趙田曰：以施為發語
慶雖是古註然却無理也。

衣賤者之服也不受者不受其挫也刺殺也嚴與憚
也言無可畏憚之諸侯也黝蓋刺客之流以必勝為

主而不動心者也慶源輔氏曰：集註云黝蓋刺客之流以其言所謂視刺萬乘之君若

刺褐夫而知之也。以必勝為主亦以其言而知之惟
其心以必勝為主故無有尊貴視之如匹夫不
受其挫必反報之。○雙峰饒氏曰：惡聲必反不重謂
諸侯於褐寬博萬乘皆然。○東陽許氏曰：毫挫於
人謂所辱者至小也不受者必報之也不惟必報於
賤者雖貴者亦必報之惡聲至必及之謂不惟辱來
必報雖言小不
善亦必報也。

孟施舍之所養勇也曰視不勝猶勝也量敵而後進慮

勝而後會是畏三軍者也舍豈能為必勝哉能無懼而
已矣舍去聲下同。

孟姓施發語聲舍名也會合戰也舍自言其戰雖不

勝亦無所懼若量敵慮勝而後進戰則是無勇而畏
三軍矣舍益力戰之士以無懼為主而不動心者也

朱子曰：量力慮勝是畏三軍者此舍譏別人舍年云
我則能無懼而已。問：施發語聲自此古註說後面只
稱舍可見問有何例可按。曰：如孟之反舟之僑丑公
之他之類。○慶源輔氏曰：注云舍益力戰之士亦以
其言而知之也。惟其心以無懼為主故不問其徒之
眾寡我之勝不遇敵則戰也。○新安陳氏曰：黝舍皆

○蒙引云。勦務敵人所務在外。舍專守已所務在內也。子夏篤信聖人所務亦在外。曾子反求諸已所務亦在內也。

○袁了凡曰。子夏篤信聖人此語未必然。若能篤信聖人其學必用心于內矣。敵入者何以似之。子夏入見夫子之道而悅。出見紛華而悅。悅在外者也。勦務敵入是敵在外者。却與子夏之悅在外者相似。

○通義許氏曰。等是等級。以對而下言。倫是倫類。以勇士與君子言。

○存疑曰。舍之無恨。初不以義理為主。全是血氣所為。若有人以義理勝之。未有不肩服者。如項羽力拔山氣蓋世。被卿子冠軍殺。義帝一何勇也。漢高帝用董公之說。三軍編為義帝。發喪名其為賊。死之氣從此屈矣。曾子之勇。則以義理為主。理直而氣壯。王公其貴。秦楚失其富。儀秦失其辨。賈青失其勇。隨

以心有主而能不動。一則主于必勝。一則主於無懼。蓋是麤猛之不動心。孟子此處且敷演麤說。○東陽許氏曰。勦舍不動心。本又在告子之下。公孫丑又以孟賁比孟子。故孟子亦以勇士之類言之。

孟施舍似曾子。非宮黜似子夏。夫二子之勇。未知其孰賢。然而孟施舍守約也。扶。夫音。

勦務敵入舍專守已。慶源輔氏曰。勦務敵入。謂專以必勝於人為主也。舍專守已。謂專以我無所懼為主也。

子夏篤信聖人。曾子反求諸已。問子夏人。宋子曰。這箇雖無事實。但看他言語。如曰。知其所以。且無忘其所。能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看此處。孟子又把北宮黜來比。便見他篤信聖人處。○雙峰饒氏曰。曾子反求諸已。便是聖人。與他說話他也

未敢便以為然。必要求諸已。以審其理。而後信。子夏篤信聖人。則以聖人之言為必可信。不問說得是與不是。便信。故二子之與曾子。子夏雖非等倫。然論其氣象。則各有所似。賢猶勝也。約要也。言論二子之勇。則未知誰勝。論其所守。則舍比於勦。為得其要也。問。如

孟施舍守約處。朱子曰。非宮黜便勝人。孟施舍却只是能無懼而已矣。如曰。視不勝猶勝也。此是孟施舍自言其勇如此。孟子言此。二子之勇。殊知其孰勝。但孟施舍所守得其要也。蓋不論其勇之孰勝。但論其守之孰約。且二子之似曾子。子夏直以其守氣養勇之分。量淺深為有所似耳。豈以其德哉。○雙峰饒氏曰。孟施舍取必於己。其氣象似曾子之反求諸已。北宮黜取必於人。其氣象似子夏之篤信聖人。此是論

孟施舍守約處。朱子曰。非宮黜便勝人。孟施舍却只是能無懼而已矣。如曰。視不勝猶勝也。此是孟施舍自言其勇如此。孟子言此。二子之勇。殊知其孰勝。但孟施舍所守得其要也。蓋不論其勇之孰勝。但論其守之孰約。且二子之似曾子。子夏直以其守氣養勇之分。量淺深為有所似耳。豈以其德哉。○雙峰饒氏曰。孟施舍取必於己。其氣象似曾子之反求諸已。北宮黜取必於人。其氣象似子夏之篤信聖人。此是論

他天不。大事皆不能屈服。矣比之於金。豈不尤得勝。

孟子大全卷之三

二下之勇有所謂非論其是非等級也。然將二下所守來比量。則孟施舍守其在我者為得其所守之要。耳。凡言守約不是忠。這約約要也。言所守者得其要也。守得其約則守字活。言守定這約則守字死。下。

昔者曾子謂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嘗聞大勇於夫子矣。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慄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

吾往矣。好去聲。慄之瑞反。

此言曾子之勇也。子襄曾子弟子也。夫子孔子也。縮。

直也。檀弓曰。古者冠緇縫。今也衡縫。又曰。棺束緇二。

衡。二。衡與橫同。引二。說證緇為直。慄。恐懼之也。黃氏洵饒曰。恐懼之之字。指人。

疏云。殷尚質。吉山冠皆直。縫之。老辟積。故一。前後直。縫之。固尚文。冠多辟。橫不一。直。縫。但多作。而并。橫。縫。之。若。喪冠。質。枕。殊。辟。而直。縫。是。与。吉。冠。相。及。又云。古者棺不用針。惟以皮條直束之。二道。橫。束。之。三。道。每。束。必。用。一。社。

徃徃而敵之也。朱子曰。儀禮禮記多有緇字。每與衡字作對。下文直養之說。蓋本於此。乃一章太指所繫。不可失也。○自反。縮與不縮。所以不勤。只在方寸之間。若仰不愧。俯不恥。看如何。大利害皆不足。以易之。若有一毫。不直。則此心便索然。黜舍是不畏死。而不動心。告子是不認義理。而不動心。曾子是自反而縮。而不動心。○雙峰饒氏曰。縮。不縮。指理言。不慄。吾徃。指氣言。理者氣之主。理直則氣壯。理曲則氣餒。吾之理不直。雖一夫之賤。亦為之屈。吾之理直。雖千萬人之衆。在所必伸。孟子因丑有過。孟賁之語。所以先說黜舍。然後說歸曾子來。○曾齊王氏曰。朱子云。孟子養氣之論。孔子已道了。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愚謂與此。正相表裏。自反。則內省也。直則不疚矣。雖千萬人。吾徃。不憂不懼也。○新安陳氏曰。此曾子之太勇。以義理之直為主。而不動心者。也。孟子之論至此。始精細。下文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

孟子之論至此始精細。下文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

孟子大全卷之三

害之說蓋自此自
反而縮發也。

孟施舍之守氣又不如單之守約也

言孟施舍雖似曾子然其所守乃一身之氣又不如

曾子之反身循理所守尤得其要也孟子之不動心

其原蓋出於此下文詳之朱子曰孟子說曾子謂子

孫丑問得無了期故後面有許多說話此一段為被

他轉換問所以答得亦周匝然就前段看語脈氣象

雖無後截亦自可見前一段已自具得後面許多意

思足守約只是所守之約言非官勳之守氣不以

孟施舍守氣之約孟施舍之守氣又不如曾子所守

志約也孟施舍就氣上做工夫曾子就理上做工夫

○集註得其要之言於孟
施舍言之今於曾子加尤
重甚有意味

朱注發明云孟子之不動
心在集義以養氣而孔子
取言正以直養氣況心
是孟子得之於曾子
得之於孔子老也故曰其
原蓋出於此

○慶源輔氏曰論舍之氣象雖大畧有似於曾子然
舍之所守不過是一身之血氣固未嘗反之於心以
自顧其直與不直也其視曾子之自反以縮不縮為
勇怯則其所守之要非舍之所能知所可比也反身
謂自反循理謂直○雙峰饒氏曰或問孟子之不動
心如何原於曾子曰浩然之氣便是太勇以直養便
是自反而縮行有不慊於心則餒便是自反而
不縮通考東陽許氏曰章首至守約為第十節

曰敢問夫子之不動心與告子之不動心可得聞與告

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不得於

心勿求於氣可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夫志氣之帥

也氣體之充也夫志至焉氣次焉故曰持其志無暴其

○朱子曰若要得後面知
言處相貫則不得於言是
他人之言
○黃葵峰曰不得於言謂
告子自己之言非也告子
強辨自負決不肯自謂有
不得之言以孟子知言照

之方謂吾心自有定見即於不下之言有未達何用煩吾之心為

○家引不得於言所病在心也而乃勿求於心不得於心所失由氣也而乃勿求諸氣氣請自視而耳聽手持而足行之類○不得於言勿求於心如某句書不曉則置之念慮之外左右不去求曉心便不動矣○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如失禮尊長心有不安也理當去補禮伏罪我左右任伊失了此亦得心不動此豈理也哉稍知理有終不安矣

○薛敬軒曰言要緩行要徐手要恭立要端以至作事有節皆不暴其氣之事怒至於過善至於流皆暴其氣也○志動氣多為理氣動心多為欲○季彭山曰告子之不求是遺棄事物不以累心乃自然宗旨不費分毫氣力朱子謂專強制其心却非生乎不求之學

○東子凡日告子不得于言之言即于手所知之言勿求于氣即于手所養之氣告子不願得不得其要勿求于手不願求不氣只要懶于心其差別甚速註固守其心而不動之速非是

氣聞與之與平聲夫志之夫音扶

此一節公孫丑之問孟子誦告子之言又斷丁亂反以已意而告之也告子謂於言有所不達則當舍置其言而不必反求其理於心於心有所不安則當力制其心而不必更求其助於氣此所以固守其心而不動之速也速謂年味四十一○宋子曰告子之意以為言語之失當直求之於言而不必更求之於氣蓋其天資剛勁有過人者力能堅忍固執以守其一偏之見所以學雖不正而能先孟子不動心也觀其論性數章理屈詞窮則屢變其說以取勝

終不能從容反覆審思明辨因其所言之失而反之於心以求至當之歸此其不得於言而不求諸心之驗也○告子只去守箇心得定都不管外面是亦得不是亦得孟子之意謂是心有所失則見於言如用病見於目相似孟子既誦其言而斷之曰彼謂不得於心而勿求諸氣者急於本而緩其末猶之可也慶源輔氏曰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氣固有時而能動其心然心之不正則未必皆氣使之大抵心是本氣是末故程子亦曰人必有仁義之心然後有仁義之氣粹然達于外此不得於心勿求諸氣所以為急於本而緩其末猶之可也猶言謂不得於言而不求諸心則既失於外而尚為可也遂遺其內其不可也必矣宋子曰以下文觀之氣亦能反動其心則勿求於氣

之說亦未為盡善。但心動氣之時多，氣動心之時少。故孟子取其彼善於此，而巳。至于言則雖發於口而實出於心，內有蔽陷離窮之病，則外有詖淫邪遁之失，不得於言而每求諸心，則其察理日益精矣。孟子所以知言養氣以為不動心之本者，用此道也。而告子反之，是徒見言之發於外而不知其出於中，不知言便不知義，所以外義也。其害理深矣。故斷然以為不可於此可見告子之不動心所以異於孟子而亦豈能終然凡曰可者亦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辭耳。若

論其極則志固心之所之而為氣之將慶源輔氏曰心有知人之所以充滿於身而為志之卒徒者也。

而氣無知雖云氣一則能動志然太抵是氣隨心動故以志為氣之將帥氣從志所使猶卒徒之聽命於

○傳習錄問志至氣次先生曰志之所至氣亦至焉之謂非極至次貳之謂持其志則養氣在其中無暴其氣則亦持其志矣孟子救告子之偏故如此來持說

○揚升菴曰志之所在氣必至焉故至者至到之至而非極至之至次者次舍之次而非次第之次也思永而寒思久而熱驚而汗

將帥也。不言心而言志者，志者心之動而有所之處也。但志則就其動處言，故尤切。取下文又言是氣也而反動其心，亦可見矣。心無形而氣有質，雖云心為本，氣為末，然人之所以充滿其身而不至餒乏者，實賴氣為志之卒徒也。志而無氣則志無所使，亦由將帥而無卒徒則亦虛名而已。○新安陳氏曰呂與叔克已銘云志以為帥氣為卒徒此蓋就帥字上生出卒徒字附纂若論其極以理之極故志固

為至極而氣即次之人固當敬守其志然亦不可不致養其氣蓋其內外本末交相培養此則孟子之心所以未嘗必其不動而自然不動之大略也潛室陳氏曰集

註謂致養其氣即無暴氣發得暴失養故也必言致者見養氣之難須以集義為本又無正忘助長之弊

出表而疾下以志至而氣次之驗

○陸表峒拙講云以志對氣言則持志養氣為一事然目交相養則養氣內自有持志工夫

方為能致養也○雲峰胡氏曰集註於持志謂守其志可也必曰敬守其志添入一敬字最有意蓋孟子養氣之功在集義而所以集義者在敬敬義來持左為成德之事故疑兩言字不同告子不得於言已之言也孟子知言天下之言也愚嘗應之曰理一而已告子於已之言且不能友求其理如何能於天下之言而求其理孟子於天下之言能究極其理則於已之言可知也○新安陳氏曰下文知言養氣其根已安於此告子不得於言即不求其理於心是不知言也不得於心即不求其助於氣是不養氣也孟子告子其不動心之名雖同而其所以不動心之本則相反而全不同者在此通考仁山金氏曰孟子不動心本是心上用工知言是其要養氣是其助附纂黃氏洵饒曰告子勿求於心與孟子持其志相反告子勿求於氣與孟子無暴其氣相反此告子不動心之速與孟子自然不動者相反故曰持其志持志養氣不

可分先後持志使要養氣

○鄒嶧山折衷云蹶趨是氣之不出於志者然外履險則心之寧靜者措外造次則心之虛寂者故反動其心

○通義許氏曰顛躓即跌仆趨走是疾奔○躓踣也

既曰志至焉氣次焉又曰持其志無暴其氣者何也曰志壹則動氣氣壹則動志也今夫蹶者趨者真氣也而反動其心扶

公孫丑見孟子言志至而氣次故問如此則專持其志可矣又言無暴其氣何也壹專一也蹶姑衛反躓又音厥顛音至也趨走也孟子言志之所向專一則氣固從之然氣之所在專一則志亦反為之動慶源輔氏曰志者心之所之故

可言向氣則做出來底便是不可以向言只得下
在字下文云氣專在是兩在字相照應察理精矣如
人顛躓趨走則氣專在是而反動其心焉所以既持
其志而又必無暴其氣也程子曰志動氣者什九氣
動志者什一程子曰志不得於言勿求於心蓋不
知義在內也志帥氣也持定其志無暴
亂其氣兩事也志專一則動氣氣專一則動志然志
動氣為多且若志專在淫僻豈不動氣氣專在喜怒
豈不動志故蹶者趨者反動其心○朱子曰為告子
將氣說得太低了故說志最緊要氣亦不可緩故曰
志至氣次持其志無暴其氣是兩邊做工夫志即是
心之所向而今欲做一件事這便是志持其志便是
養心不是持志外別有箇養心如喜效心若當喜也須
喜當怒也須怒這便是持志若喜得過分一向喜怒

得過分一向怒則氣便暴了志即反為所動蹶趨是
氣也他心本不曾動只忽然蹶跌氣打一暴則其
心便動了○問蹶趨反動其心若是志養得堅定莫
須蹶趨亦不能動得否曰人之奔走如何心不動曰
蹶趨多遇於卒然不虞之際所以易得動心曰是○
問在車聞鸞和行鳴佩玉皆所以無暴其氣今既無
此不知如何而為無暴曰凡人多動作多語笑做力
所不及底事且如只行得五十里却便要行百里皆
是暴其氣學者須要事事節約莫教過當此便是養氣
之道志動氣是源頭濁者故下流亦濁也氣動志者
却是下流壅而不泄反濁了上面也○問程氏遺書
云志一動則動氣氣一動則動志外書云志專一則
動氣氣專一則動志一說孰是曰此必一日之語學
者同聽之而所記各有淺深類多如此志一動則動
氣氣一動則動志此言未說動氣動志而先言志動
氣動及添一動字了固不若後一說所記得其本意

蓋曰志專一固可動氣而氣專一亦可以動其志也。○問持志養氣之爲交養何也。曰持志所以直其內無暴所以防於外兩者各致其功而無所偏廢則志正而氣自完氣完而志益正其於存養之功且將無一息之不在矣。○問養氣次第功夫內外是交盡不可靠自己自守其志便謂無事氣纔不得其平志亦不得其安故孟子以蹶趨形容之告子所謂不得於心勿求於氣是求爲全論程子所以言氣動志者作一正謂是爾曰然兩者相夾著左始德不孤。○雙峰饒氏曰志帥也氣卒徒也如周亞夫軍中夜驚亞夫堅臥不起不起固是師之定處然設或被他驚不已自家如何睡得安於此見持其志又不可不養其氣。○君子所以足容重乎容恭聲容靜氣容肅行中鸞和步中采齊皆是要無暴其氣。○新安陳氏曰前言心與氣忽又變心言志者蓋心以全體言志以心之動而有所向處言欲致持之之功則就其動而有所

向處用九若心則不可言持矣故志字九切後云氣壹即動志即以是氣也而反動其心證之可見動其心即是動志矣程子什九什一之說蓋言志動氣之時多十中常有九所以志爲至氣動志之時少十中亦有一所以氣亦次焉也。○東陽許氏曰敢問夫子之不動心至反動其心爲第二節孟子但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是專言養氣而不言志所以養之之左與養之之節度。一詳備專是氣上工夫孟子之自得至於大而將進於化正在於此。○黃氏紹曰持志工夫簡而易知養氣工夫密而難明故孟子因公孫丑之問獨詳於養氣而不復更言持志道者事之理義者理之空合乎道者容有不滿其空合乎道者未有不守夫道此孟子所以言氣配義與道而其下文詳言集義而不及道也。

敢問夫子惡乎長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惡乎聲

○王陽明曰孟子與告子所舉只在毫釐間告子只在不動心上著功孟子便

直從此心原不動處分曉
心之本體原是不動的只
為所行有不合義便動了
孟子所行無不是義此心
自然無可動處若生息便
把捉此心將他生生不息
之根反阻撓了此非徒無
益而又害之

○鄭申甫曰告子有心於
不動事乎無心於不動有
心不動者硬做無心模樣
然却是有心之心無心之
心不動而實動也

○吳無障曰上言告子不
動心出於強制便照見已
之不動心異於告子也故
王有惡乎長之問知言養
氣俱以成功者言朱子解
浩然二字極標點下所云
至大至剛正盛大流行的境界

○蒙引或曰是非以義理而言得失以利害而言

○蒙引云輔氏以盛大流
行分林用愚謂盛大蓋至
大之意流行蓋至剛之意

公孫丑復扶又問事之不動心所以異於告子如

此者有何所長而能然而事又謹告之以其故也

知言者盡心知性於凡天下之言無不有以究極其

理而識其是非得失之所以然也宋子曰知言便是

得是非如何養得氣須是道義皆要一一審處得是其氣

左充大○孟子論浩然之氣一段緊要全在知言上

所以大學許多工夫全在格物致知格物則能知言

誠意則能養氣○知言養氣雖是兩事其實相闕正

如致知格物正心誠意之類若知言便見得是非邪

正義理昭然此浩然之氣自生○知是知得此理告

子便不理會故以義為外○雲峰胡氏曰論語亦曰

不知言無以知人仁論語為初學而言故集註但曰

言之得失可以知人之邪正孟子則自言也故集註

釋之此論語尤詳且重論語之知言為知人之端入

德之裏孟子之知言為浩然盛大流行之貌氣即所

謂體之充者本自浩然失養故餒惟孟子為善養之

以復其初也宋子曰浩然之氣乃指其本來體段而

愧怍故其氣自然盛大流行○慶源輔氏曰盛大言

其體流行言其用在性小則便非氣之本體在鬱塞

則便非氣之本用氣即天地之氣而人之所以充滿

其身者其本然之體用自是浩然由失其養故餒也

而不充乎體○雙峰饒氏曰孟子之言善養氣是以

成德言非是說做工夫處○雲峰胡氏曰集註章句言

善以復其初大學謂人之心其初本自光明學者當明之以復其初此言人之氣其初本自盛大流行惟孟子能善養之以復其初然非學以復此心此性之初者未必能復此氣之初也故孟子養氣先之以知言言實氏洵饒曰盡心是知至知性是物格盛大是體流行是用體之充者泛言之復其初行之事蓋惟知言則有以明夫音扶下同道義而於天下之事無所疑養氣則有以配夫道義而於天下之事無所懼此其所以當大任而不動心也慶源輔氏曰集註疑懼二字以應此章第一節語文疑惑恐懼四字也道體也義用也言道義以該體用也知言則於道義究極無餘一事來則以一理應之夫復何疑之有養氣則於道義觀貼得起勇猛果決而不留行夫復何懼之有○雙峰饒氏曰

悍勇極之又云性勇急

浩然之氣節達德中之勇不動心即是勇者不懼深一箇知言即是智者不惑○雲峰胡氏曰章首公孫丑問動心集註以為有所恐懼疑惑先懼而後疑者懼者心之動疑者心之所由以動也恐懼二字於動字最切而疑惑二字已蘊知言之意此則釋知言養氣二句故先疑而後懼○東陽許氏曰知言則盡心知性萬理洞然何所疑惑養氣則動皆合義遇事即行何有畏怯一者既全何能動心附錄黃氏洵饒曰無所疑即道明無所懼即德立告子之學與此正相反其不動心始亦冥然無覺悍然不顧而已爾問知言養氣之說子曰孟子之不動心知言以開其前故無所疑養氣以培其後故無所懼如智勇之將勝敗之形得失之算判然於胸中而能虎豹豺百萬之衆又皆望其旌旄聽其金鼓為之赴湯蹈火有死無二是以千里轉戰所向無前其視告

子之不動心。正猶勇夫悍卒。初無制勝料敵之謀。又無蚍蜉蟻子之援。徒恃其勇而挺身以赴敵也。其不為人所擒者。特幸而已。告子之學。他雖無所考證。然以孟子此章之言反覆求之。亦曉然可見矣。先引告子之言。以張本於前後言已之所長。以著明於後。今以其同者而比之。則告子所不得之言。即孟子所知之言。告子所勿求之氣。即孟子所養之氣也。以其異者而反之。則告子之所以失。即孟子之所以得。孟子之所以得。即告子之所以失也。是其彼此之相形。前後之相應。固有不容待安排而不可移易者。○慶源輔氏曰。孟子能知人。言之是非。告子乃自以其言為外。而不復考孟子善養其氣。而告子乃以氣為去。而不知求此所謂正相反也。其不動心者。不過是硬把定其心。冥冥然都無知覺。於一切事皆漠然與之。扞格而不顧耳。亦豈能終不動哉。然其所以能不動者。亦幸而已。○新安陳氏曰。冥然無覺。則不能無疑。惴然

不顧。非真能無懼也。○黃氏洵饒曰。冥然無覺。不能知言。惴然不顧。不能養氣。○冥然無覺。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能知言。是也。惴然不顧。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不能養氣。是也。

敢問何謂浩然之氣曰難言也

孟子先言知言。而先問養氣者。承上文方論志氣而言也。難言者。蓋其心所獨得。而無形聲之驗。有未

易去聲。以言語形容者。故程子曰。觀此一言。則孟

實有是氣可知矣。問浩然之氣。與血氣如何。朱子曰。只是

然之氣。不由義理而發。則只為血氣。然人所稟氣亦自不同。有稟得盛者。則為人強壯。隨分亦有立作。使

○蒙引云。曰難言也。非終不言也。言不得也。○鄭維岳曰。非言難也。聽難也。非聽難也。知難也。惟言之難知也。孟子所以難於言也。太史公所謂可與智者。道難為俗人言者也。

之做事亦隨分做得出若稟得衰者則委靡巽懦都
不解有所立作唯是養成浩然之氣則却與天地為
一更無限量○孟子先說知言後說養氣而公孫丑
先問氣者向來只為他承上文先論志氣而言也今
看來不然乃是公孫丑會問處留得知言在後面問
者蓋知言是未後合尖上事如大學說正心誠意只
合殺在致知在格物一
句蓋是用功夫起頭處

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于天地之間

至大初無限量去聲至剛不可屈撓女巧女教二反蓋天地之

正氣而人得以生者其體段本如是也慶源輔氏曰初無限量便

是盛大不可屈撓便是流行即所謂浩然之氣也初無限量便惟其自反

○存疑曰至大是極盛大他那力量隨甚麼事都做
得雖旋乾轉坤專也做得
故曰初無限量至剛是極
剛勁他要這等做隨甚麼
人都止他不得雖刀鎚在
前則鑊在後也止他不得
故曰不可屈撓○以直養
本文只是一氣說下註却
分作二段不可曉蒙引引程傳解其內方外來相証未見膠合處
○蒙引云體段猶云形像模樣耳非體用之伴輔氏以為舉體以該用者非也
○註體段是指剛大的模樣本來如此非體用之伴學者差之而以此節為體下節為用非也至大是際天

際地無一處不查故曰初無限量至剛是死生利害無一處可厭故曰不可屈撓氣即心体作用也其力量
原自剛大塞乎天地之間只是不虧損他本來力量耳

而縮新安陳氏曰照應本章上文釋之則得其所養

而又無所作為以害之則其本體不虧而充塞無間

去新安陳氏曰充塞彌滿乎天地之間而無有間

聲矣斷之者矣○程子曰浩然之氣難識須要識得

當行不歉於心之時自然有此氣象○問伊川於至

大至剛以直點句先生却於剛字點句宋子曰若於

直字點句則養字全無骨力○至大至剛氣之本體

以直養而無害是用功處塞於天地之間乃是效也
○問他書不說養氣只孟子言之何故曰這源流便
在那箇心廣體胖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處來太抵
只是一氣又不是別將箇甚底去養他但集義便是
養氣知言便是知得這義人能仰不愧俯不怍時看
這氣自是浩然塞乎天地之間○纔說浩然便有剛
果意思如長江大河浩浩然而來也富貴貧賤威武

不能淫移屈之類皆低不可以讓此五本意只是設問孟子能擔當得此樣大事否故孟子所答只說許多剛勇故說出浩然之氣只就問答本文看之便是子細○曾齊王氏曰此所謂其為氣也氣之體下文所謂其為氣也氣之用附錄黃氏洵饒曰天理無有不善而正氣中正浩然但其流行參差不齊故人所稟有清濁之異能去其昏濁則本然者自浩然矣

程子曰天人一也更不分別必列浩然之氣乃吾氣也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

一為私意所蔽則欲坎音然然而餒知其小也附錄黃氏洵饒曰欲

然不足之意謝氏曰浩然之氣須於心得其正時識取又

曰浩然是無虧欠時宋子曰天地之氣無處不到無處不透是他氣剛雖金石也透

過去人便是稟得這箇氣無欠缺所以程子曰天人一也更不分別浩然之氣乃吾氣也○問浩然之氣是稟得底否曰只是這箇氣若不曾養得剛底便羸暴弱底便衰怯○問孟子說浩然之氣却不分稟賦清濁說曰此章孟子之意不是說氣稟只因說不動心衰說到這處似今人說氣魄相似有這氣魄便做得這事無氣魄便做不得○慶源輔氏曰浩然之氣本是天地之正氣然天人一理故孟子更不分別直以為己之氣也養而無害則全其本體而塞乎天地若不務集義而所為一有私意遮隔了則便不流行而欲然餒乏不足以充乎身而失其正大之體也○雙峰饒氏曰人得天地之氣以生天地之氣如此剛大人之氣亦合如此剛大其所以不能如此者不善養之故也程子曰人與天地一氣也人特自小耳且如文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也只是這氣做出來他底却與天地一般樣至大至剛只是善養故耳○雲

峰胡氏曰此氣是天地之正氣心得其正便是不失其所得於天地之正者○東陽許氏曰此氣本得於天故至大至剛剛大天之體段也聖人生知安行無非直道不假乎養衆人知不明自害其剛大故須直以養之直即義也塞天地言其效也東陽許氏曰塞天地只是應物皆合道義而物莫不從至于郊則格廟則享鳥獸魚鼈咸若而人倫日用不言可知

其為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 餒反

配者合而有助之意慶源輔氏曰此意本於李先生二字說配字極親切蓋道義是虛底物本自孤單得這氣襯貼起來便張大無所不達今人做事亦有合於道義者若無此氣則只是一箇衰窳底人李先生又曰氣與道義一滾出來朱子謂一滾出來說得道

○養虛齋曰其為氣也配義與道正言氣之功用也無是餒也特反言以明之耳非並舉之詞也

○袁了凡曰配者合一之謂不重有助言有助則二矣謂此浩然者非徒氣也乃與道義合一者若無道義雖欲行之而氣自餒矣集註皆快言人能養成此氣則其氣合乎道義而為之助則是其初不容義後方合耳又言若無此氣則其一時所為未必不出于道義然其體有所不充則亦不免于疑懼而不足以有為矣是言無氣雖有道義而不此行分明認氣與道義作一物下文言集義所生不明言此氣從道義而有者其初原自合上下下文行有不慊於心則餒分明說

無義則氣餒本文說得甚明白而解者與之相反可怪

理好孟子分明說配義與道不是兩物相補貼只是下滾發出來故朱子用此意而就配字說出此句蓋已極於精切矣○雙峰饒氏曰合而有助譬如妻之配夫以此合彼而有助於彼者也蓋理氣不相離氣以理為主理以氣為輔大凡人不能為善乃是無那氣來襯貼有那氣來襯貼起做得定是有力○雲峰胡氏曰所謂合即延平所謂一滾出來之意所謂助即延平所謂襯貼起來之意也義者人心之裁制道者天理之自然餒饑乏而氣不充體也言人能養成此氣則其氣合乎道義而為之助使其行之勇決無所疑懼若無此氣則其一時所為雖未必不出於道義然其體有所不充則亦不免於疑懼而

不足以有為矣

新安陳氏曰疑憚疑憚四字仍應前注文疑惑恐懼字意憚即恐懼也○

程子曰浩然之氣天地之正氣大則無所不在剛則無所屈以直道順理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有少私意即是氣虧無不義便是集義有私意便是餒○率氣在志養氣在直內有私意則餒無不義則浩然○朱子曰道義別而言則道是物我公共自然之理義即吾心之能斷制者所用以處此理者也○道是舉體統而言義是就此一事所處而言如父當慈子當孝君當仁臣當敬此義也所以孝慈所以仁敬則道也故後面只說集義○道義是公共無形影底物事氣是自家身上底自家若無這氣則道義自道義氣自氣如何助得他○兩箇其為氣也至大至剛是說此氣之體段配義與道是說此氣可將如此用是說氣之功用○或問何以言氣之配義與道也曰道體也義用也二者皆理也形而上者也氣也者器

也形而下者也以本體言之則有是理而後有是氣而理之所以行又因氣以為質也以人言之則必明道集義然後能生浩然之氣而義與道又因是氣而後得以行焉蓋二者雖有上下體用之殊然其渾合而無間也乃如此苟不知所以養而有以害之則理自理氣自氣其浩然而充者且將為慊然之餒矣或嘗知道義之為貴而欲恃之而有為亦且散漫蕭索而不能以自振矣○雙峰饒氏曰浩然之氣全靠道義在裏面做骨子無這道義氣便軟弱蒼綠有是理而後有是氣理是氣之主如天地二五之精氣以有本極在裏面做主所以他底常恁地浩然○涂氏潛生曰仁包四者故一言而有餘義非一端故累言而不足以仁配義以義配理所重在仁與理體用之謂也以義配道以義配德以義配命以義配理所重在義裁制之謂也

○尤兩川曰。說文鳥止。亦上曰集。心之所宜曰義。集義云者。謂集在義上。猶言即乎人心之安也。集不訓積。義不在事。

○錢緒山曰。集義是時時求懼於心。從自反上做工夫。心安即是義。義襲是事。事求合於義。不求自反。未免有違心之行。所以謂之襲行。在不懼於心。是申明集義所生。義外是申明義襲而取。正所謂事盡之辨也。○袁了凡說同。

○陳節堂曰。襲者。掩人不備。只可一不可再。所以有一事偶合之解。○蒙引非義襲而取之謂非。可以義襲取之也。

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若慊於心則餒矣。我故曰。事未嘗知義以其外也。

慊口箠反。又口劫反。

集義猶言積善。蓋欲事事皆合於義也。襲掩取也。如

齊侯襲莒。春秋襄公二十三年。秋。齊侯伐莒。

襲因伐。言還襲。言輕遣政反。通考。趙氏惠曰。凡師

有鐘鼓曰伐。無鐘鼓曰襲。魯襄公二十三年。齊莊公

伐莒。遂襲莒。即華言氣雖可以配乎道義。而其養之

周杞梁。死命之時。之始。乃由事皆合義。自反常直。是以無所愧怍。而此

氣自然發生於中。非由只行一事偶合於義。便可掩

襲於外而得之也。朱子曰。直只是無私曲。集義只是

事事上皆直。仰不愧於天。俯不作於人。便是浩然之氣。而今只將自己心體驗到那無私曲處。自然有此氣象。○以直養是。自反而縮。集義是以直養。然此工夫須積漸。集義自然生。此浩然之氣。不是行一二件合義底事。能掩取浩然之氣也。集義是歲月積久之功。襲取是一朝一夕之事。從而掩取終非已有也。○此上三句。本是說氣。下兩句。是字與非字。應襲字與生字對。其意蓋曰。此氣乃集義而自生於中。非行義而襲取之於外云爾。○生字。正與取字對。生是自裏面生出。取是自外面取來。○義襲是於一事之義。勇而為之。以壯吾氣。然無生底道理。只是些客氣耳。慊快也。足也。言所行一有不合於義不久則消矣。

而自反不直。則不足於心。而其體有所不充矣。然則

○蒙引云據理而言則有義有道據盡此理而言則只是集義告子未嘗知義

○蒙引饒氏云浩然之氣其體配道其用配義此說似更蓋配義與道皆是就行處說故曰使其行之勇決無所疑懼也饒氏又云無是餒也是無氣則道義餒行有不慊於心則餒是無道義則氣餒此說尤謬一餒字本同也皆謂體不克

只就心上理會因舉陸子靜云讀書講求義理正是告子義外工夫某曰不然如子靜不讀書不求義理只靜坐澄心却是告子外義○雙峰饒氏曰先說氣配義與道後說集義而不及道者蓋道是體義是用浩然之氣有體有用其體配道其用配義故曰配義與道其體用一也言用則體在其中體上無做工夫處故只說集義○二餒字之分無是餒也是無氣則道義餒行有不慊則餒是無道義則氣餒所指不同蓋二者相資論其用則道義非氣無以行論其體則氣非道義無以生○新安陳氏曰二是字亦不同無是餒也此是字指浩然之氣言是集義所生此是字正與下句非字相呼喚猶言是如此非如彼耳○雲峰胡氏曰集義即是直養義襲而取之即是有所作為以害之集註訓慊字與大學音義同自慊則心廣體胖不慊則餒餒字正與廣字胖字相反集註訓以直養則曰自反而縮此則言自反常直自反不直

五子大全卷之三

三十一

義豈在外哉朱子曰孟子許多論氣只在集義所生一句上只是件件合安無一事不求箇是自然積得多則胸中仰不愧俯不作纔有些子不合道理心下便不足○新安陳氏曰集義則浩然之氣生行有不吝義而心不慊則此氣餒可見義在內非由外矣告子不知此理乃曰仁內義外而不復扶又以義為事則必不能集義以生浩然之氣矣上文不得於言勿求於心即外義之意詳見形句反告子上篇問配義與道是氣助道義而集義而生朱子曰初下工夫時集義然後生浩然之氣氣已養成又却助他道義而行○告子之病蓋不知心之慊處即是義之所安其不慊處即是不合於義故直以義為外而不求○告子直是將義屏除去

五子大全卷之三

三十一

見得孟子養氣之論正自曾子所謂自反而縮來也
附錄賈氏洵饒曰知言一。集義二。養氣三。配道義四。
浩然之氣五。○
此一段說直養

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助長也無若宋人然宋人
有閔其苗之不長而揠之者芒芒然歸謂其人曰今日
病矣予助苗長矣其子趨而往視之苗則稿矣天下之
不助苗長者寡矣以為無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助
之長者揠苗者也非徒無益而又害之長上聲揠烏
必有事焉而勿正趙氏程子以七字為句極是近世或

○**刪正**不忘之弊易知而
害之弊尤甚故以揠苗喻
之。上言直養無害此言有
害正相應非徒為君子強
制其心而發也。
○**謝上泰**言吾嘗君忘以
養生程子曰施之養生則
可於道則有害忘則涉乎
去念助則近於留積故聖
人之心如鑑。
○**蔡虛齋**曰集義可為浩
然不可為也故必有事焉
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
○此假近似莊子其事之
有無不可知然謂之宋人何也。
○**集澗園**曰獨言宋人者錄曾子見簡宋人亦見幾他此說恐非事本意不若此已甚。

李氏篇云甫有李路見於孔子曰季氏將有事於顯史詳顯史附方

并下文心字讀之者亦通必有事焉有所事也如有

事於顯史之有事命吾季氏篇問必有事焉顯用敬否程子曰敬

義只知用敬不知集義却是都無事也又問義莫是
出理否曰中理在事義在心內苟不主義浩然之氣
從何而生○**朱子曰**集義是養氣之丹頭必有事是
集義之火法必有事焉言養氣者必以集義為事須
要把做事去做如主敬也須把做事
去主如求放心也須把做事去求。正預期也春秋

傳曰戰不正勝是也公羊傳僖公二十六年夏齊人

者何卑辭也曷為以外內同若辭重師也曷為重師
師出不正及戰不正勝也不正者不期也反復也勝

捷也如作正心義亦同此與大學之所謂正心者語意

引節度指之法則也
不是節次度教

自不同也。此言養氣者必以集義為事而勿預期其效。其或未充則但當勿忘其所有事而不可作為以助其長。乃集義養氣之節度也。閑憂也。擲拔也。世芒無知之貌。其人家人也。病疲倦也。念之而不耘者忘其所有事。擲而助之長者正之不得而妄有作為者也。然不耘則失養而已。擲則反以害之。無是二者則氣得其養而無所害矣。宋子曰勿正勿待也。勿忘勿不至而拔之。使畏也。正者等待期望之意。如一邊集義一邊在此等待。那氣生等來等去却便去助長。氣

未至於浩然便作起令張主謂已剛毅無所屈撓便要發揮去做事便是助長必有事焉勿忘是論集義工夫勿正勿助長是論氣之本體上添一件物事不得不要等待不要催促。論集義所生則義為主論配義與道則氣為主。一向都欲以義為主。故失之。人能集義以養其浩然之氣。故事物之來自以應之不可萌。一期待之心。少間待之不得則必出於私意有所作為而逆其天理矣。是助之長也。今人之於物苟施種植之功。至平日至之時則自然成熟。若左種而待其必長。不長則從而拔之。其逆天害物也甚矣。○養氣一章在不動心。不動心在勇。勇在氣。氣在集義。勿忘勿助。長又是那集義底節度。若告子則更不理會言之得失。事之是非。氣之有平有不平。只是硬制壓那心。使不動恰如說打硬修行一般。○問此氣是稟得天地底來是集義方生。曰本自浩然被入自少時壞了。今當集義方能生。曰有人不知集義合

○王陽明日。近世講學者。往往多說勿忘勿助工夫。甚難聞之。則云才著意便助。才不著意便忘。是忘所以甚難。余曰。忘是忘甚麼。助是助甚麼。其人默然。因與說。我此間講學。却只說箇必有事焉。不說勿忘勿助。若時時去用。必有事的工夫。而或有時斷。此便是忘。即須勿忘。時時去用。必有事的工夫。而或有時欲速求效。此便是助。即須勿助。其工夫全在必有事焉。上用勿忘。勿助。只就其間提撕。覺而已。

下便思地。剛勇是如何。曰。此只是麤氣。便是動舍之勇。亦終有餒時。此輩須從頭節節看來。看去首尾貫通。是得活方是。不可只略涉獵說得去便了。○南軒張氏曰。勿助長者。待其自充。不可強使之充也。此為循天理之當然。而不以人為加之。然欲不忘。則近於助。長欲不助。長則或忘之。二者之間。守之為難。學者多知忘之為害。不知助長。為害尤甚。故引掘苗為喻。閱苗之生長。猶憂氣之未充也。掘以助長。猶作其氣而使之充也。或曰。一程多以必有事焉為有事乎。敬而孟子則主於集義。有異乎。曰。無以異也。孟子所謂持志。即敬之道也。非持其志。其能以集義乎。敬義蓋相須而成者也。○雙峰饒氏曰。有事勿忘。是說以直養。勿正。勿助。是說養而無害。必有事焉。而勿忘。勿助。長是集義工夫。正而助。長是要義襲而取。集義義襲兩句。乃是一段骨子。以集義為無益而忘之者。不耘苗者也。以義襲為心。預期其效而助長者。掘苗者。

也。惟其是集義所生者。故當必有事焉。心勿忘。惟其非義襲而取之。故當勿正。勿助。長以直養而無害。是養之之正道。集義所生。是養之之成功。有事勿忘。是做工夫處。○前說持志無暴氣。是兩事後說養氣不及持志。言集義則持志在其中。今日集義。明日又集義。則此志全在義上。有事勿忘。念念在集義上。忘便是不能持其志。助長便是暴其氣。○問。天下之不助苗長者寡矣。其意何謂。曰。此是說天下之人。平時不能養其氣者。皆是臨時助長。以暴其氣也。似浩然却不是自家集義所生底。故作長信消息。盈易縮。適足以戕賊其氣而已。不特養氣不可助長。凡事皆不可助長。如看書未通。不能潛心玩索。而強探力索之類。皆是助長。○雲峰胡氏曰。必有事焉。是念念必合乎義。而無一念之不義也。事事必合乎義。而無一事之不義也。謂之有事。是集義之外無他事。謂之必有事。是此事之外無他念也。但必於此者。每有所期於彼。

○車若水曰先儒被孟子
是助長然告子先不有集
義安論助長觀他勿求於
心可見

易泰三夕云无平不敗

○奉覺軒曰知言則善惡
邪正皆當知之此之所知
獨設活邪道之詞何也蓋
正手之時楊墨之言盈天
下正人心息邪說莫此為
急也
○吳無障曰連舉設活邪
道者見憑他千般說語皆
不能逃吾之鑑且又窮究
到底直知他根源又直知
他流弊故生於其心以下
又正申明上四句之意

必而勿正則先事後得集義之心始無間斷期之不
得者又易忘其所事事勿正而不忘則集義之心愈
無間斷正忘助三字相因皆是為害助之害愈甚大
抵必有事是集義是以直養正忘助是義襲是害所
以孟子始曰無害終曰害之孟子論養氣工夫是曰
正一反集註亦是正一反論以直養正說曰自反
常直反說曰自反不直論害之正說曰不可作為以
助其長又反說曰正之不得而妄有作為前後相應
學者當字如告子不能集義而欲疆制其心則必
不能免於正助之病其於所謂浩然者蓋不惟不善
養而又反害之矣慶源輔氏曰集義而不忘其所事
則氣得其養勿正而不妄作為則
氣無所害如此則且引其長而充塞天地之體沛然
流行之用將不期然而然矣又曰所謂握而反害之

者正指告子而言東陽許氏曰復苗一段八十
五字專言私意害氣之大黃氏四如曰孟工夫夫
全在養氣上以集義為主勿忘是工夫不可緩勿助
長是又不可急如煉丹有文武火火冷則灰死火猛
則丹走惟慢火常在爐中可使二三十年伏
火然後養得成丹孟子下工夫有節度如此

何謂知言曰設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
所離道辭知其所窮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
於其事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披皮寄反
復扶又反
此公孫丑復扶又反問而孟子答之也設偏陂甲義也
反也
淫放蕩也邪邪僻也道逃避也四者相因言之病也

○經史參同云。王安石經義字義。陷會穿鑿。流入釋老。久而成習。浸不覺非。舉而措之。為新法之禍。所謂生于其心。害于其政者也。○蒙引云。誠者心蔽而言亦蔽也。淫者心陷而言亦陷也。邪者心離而言亦離也。適者心窮而言亦窮也。但在言謂之誠。淫邪適在。心謂之蔽。陷離窮各以類耳。理則一也。

蔽。遮隔也。陷。沈俗作沉非。溺也。離。叛去也。窮。困屈也。四者亦相因。則心之失也。人之有言。皆出於心。其心明乎。正理而無蔽。然後其言平正通達。而無病。苟為不然。則必有是四者之病矣。朱子曰。誠淫邪道蔽。陷離窮。四者相因。心有所蔽。只見一邊。不見一邊。如楊氏為我。墨氏兼愛。各只見一邊。故其辭誠。誠是偏陂。此理本平正。他只說得一邊。字凡從皮。皆是。一邊意。如跛是脚一長一短。坡是山一邊斜。蔽則陷。陷深久之。義也是身陷在那裏。如陷溺於水。只見水不見岸。故其辭放蕩而過。說得週遮。浩瀚。纔恁地陷入深了。於是。一向背却正路。開去愈遠。遂與正路相離了。故其辭邪。既離去了。正路他那物事不成。物事畢竟用不得。遂至于窮。窮是說不去了。

故其辭遁。遁是既離後走。脚底話。如楊子本是不按一毛以利天下。却說天下非一毛。所能利。夷子本說愛無差等。却說施由親始。佛氏本無父母。却說父母經肯是道辭。○問。揚墨似誠。莊列似淫。儀秦似邪。佛似道。曰。不必如此分別。有則四者俱有其序。自如此。○此一章專以知言為主。若不知言。則自以為義。而未必是義。自以為直。而未必是直。是非且莫辨矣。然說知言。又只說知誠淫邪道四者。蓋天下事只有一箇是與不是而已。若辨得那不是底。則便識得那是底了。然非見得道理十分分明。則不能辨得親切。且如集義。皆是見得道理。分明則動靜去處。皆循道理。無非集義也。○蔡氏曰。知言則善惡邪正皆當知之。此之所謂知。獨誠淫道之辭。何也。蓋孟子之時。楊墨之言。盈天下。正人心息邪說。莫此為急。故曰。楊墨之道。不熄。孔子之道不著。此其意也。○慶源輔氏曰。言形於外。故以病言。心存於中。故以尖言。○雙峯饒氏曰。

設淫邪道雖是四件却只是兩件設淫屬陽邪道屬陰蓋設尚有一邊是道理邪則非這一邊亦離是設之深道是邪之極如楊墨初以為我兼愛為義雖非仁義之全體猶自見得仁義之一偏其終也至於無父無君則其離仁義也遠矣天下道理好底四件不好底亦四件元亨利貞仁義禮智是好底設淫邪道意必固我是不好底好底相因不好底亦相因元亨利貞起於元仁義禮智起於仁意必固我起於意設淫邪道起於設當看四箇所字如看病相似設淫邪道是病證蔽陷離窮是病源所蔽所陷所離所窮是病源之所在墨氏之蔽在於見仁而不見義楊氏之蔽在於見義而不見仁其蔽雖同而所以蔽則異孟子知言如明醫然纔見病證便說病源在何處欲治蔽陷離窮之病在先去其蔽無所蔽便無下面三件蔽之源不有為氣稟所蔽有為物欲所蔽有為學術所蔽有為習俗所蔽○問去蔽之道當如

○蒙引云道以理之本體言理以道之散殊者言○心通於道猶云知命也無疑於天下之理猶云不惑也

何口孔子嘗謂六言六蔽皆基於不好學欲去蔽者當自好聖賢之學始○雲峰胡氏曰集註釋我知言曰識其是非得失之所以然此所謂言之病者其然也所謂心之失者即所以然也特上文汎指天下之言故兼是非得失而知之此則似指告子之言故專於其失者而知之也○新安倪氏曰集註既釋蔽陷離窮四者而下文則曰其心明乎正理而無蔽然後其言乎正通達而無病又提出蔽之一字者蓋四者之失必起於蔽饒氏謂無所蔽便無下面三件亦其深得集註之意者歟
知其心之失又知其害於政事之決然而不可易者如此非心通於道而無疑於天下之理其孰能之問
子知言處說生於其心害於其政先政而後事關揚墨處說作於其心害於其事先事而後政宋子曰先

事而後政。是身微而至。著先政而後事。是自太細而至節自。
慶源輔氏曰孟子之所以能知言也。因其言之病而知其心之失。是即其用而知其體也。又知其害於政事之決然而不可易者。如此是據其始而知其終也。非心與理一。其於天下之事如燭照數。其體見其始者或不見其終者有矣。
雙峰饒氏曰政者事之太體。事者政之條目。心纔不止。到處有害。政事皆心之所發。於太體既有害。則小者可知。故曰發於其政。害於其事。後篇說作於其事。害於其政。是條自上。既有害。則大者亦可知。
雲峰胡氏曰所謂害者皆指異端之害而言。誠淫邪遁之言。即異端之言也。其害或先政而後事。或先事而後政。但言無大無小。無不有害。不必拘先後也。
彼告子者不得於言而不肯求之於心。至為義外之說。則自不

○政者事也

免於四者之病。其何以知天下之言而無所疑哉。

新安

陳氏曰集註於養氣知言兩節皆解上告子身上以終前不釋於言全勿求於心不可之說。

程子

曰心通乎道然後能辨是非如持權衡以較輕重。

孟子所謂知言是也。又曰至乎知言止如人在堂上。

方能辨堂下人曲直。
新安陳氏曰此言必有超於衆人之見然後能知衆人之言也。

若猶未免雜於堂下衆人之中則不能辨決矣。

問程說莫直是喻心通於道者否。
朱子曰此只是言見識高似他方能辨他是非得失。若見識與他一般如何解辨得他。
雙峰饒氏曰知言當如何用功。程子心通乎道之說便是發明知言之要。亦須格物上做來。

○朱子與郭氏書論此章

道便是箇權衡。以道觀人。如持權衡。以較輕重。無有能逃之者。知言便是知道。孟子不欲以知道自謂。所以只說知言。告子以義為外。所以只取必於只全。不求諸心。如杞柳之說。孟子闢之。則又移為湍水之說。第一說用不得。又換第二說。是之謂遁辭。○新安陳氏曰。此章甚長。頭緒頗多。其要旨未易究也。知言養氣。下集註標出綱領。而未及所以能知言養氣之本。朱子與郭冲卿帖云。孟子之學。蓋以窮理集義為始。不動心為效。蓋惟窮理為能知言。惟集義為能養氣。理明而無所疑。氣充而無所懼。故能當大任。而不動心。考於本章次第。可見矣。此章要指惟此帖盡之。而無餘蘊。集義故能養氣。孟子所已言窮理。故能知言。孟子所未言。心通乎道。而無疑於天下之理。程子固言之。而提綱挈領。以示後學。未有如朱子此帖之明白周備者也。明理以知言。知言之事。集義以養氣。行之之事。不出乎知行二者而已。此章雖未終於此。

論語云。能行。亦剛。剛子書。冉伯牛。仲子。言諸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子。子游。子夏。已上四科十哲。

命吾先進篇

○蒙引我於辭命。此命字。是為命。神註草創之命。世叔討論。子羽修飾之。

○宋史新編儒林傳載。林之奇。闢書云。林之奇。字少穎。有向書集解春秋周禮論孟子揚子講義道山記。聞等書行世。

而正意止於此。通考東陽許氏曰。敢問。夫子惡乎長。至必從吾言為二節。

宰我子貢善為說辭。冉牛閔子顏淵。善言德行。孔子兼

之。曰我於辭命則不能也。然則夫子既聖矣乎。行去聲。

此一節。林氏以為皆公孫丑之問是也。林氏名之奇。字少穎。三山

人。說辭言語也。說如字。或讀。德行得於心。而見。形向

於行事者也。三子善言德行。者身有之。故言之親切

而有味也。公孫丑言。數子各有所長。而孔子兼之。然

猶自謂不能於辭命。今孟子乃自謂我能知言。又善

養氣則是兼言語德行而有之然則豈不既聖矣乎

此夫子指孟子也問善為說辭則於德行或有所未至善言德行則所言皆其自己分

上事也宋子曰得之慶源輔氏曰知言則在我在入一也知其如此則於言語辭命何患不能養氣自

集養生豈非德行乎

程子曰孔子自謂不能於辭命者欲使

學者務本而已雲峰胡氏曰此以後因公孫丑提出聖字為問故專發明一聖字附纂

曰惡是何言也昔者子貢問於孔子曰夫子聖矣乎孔

子曰聖則吾不能我學不厭而教不倦也子貢曰學不

○陸象峴拙論云事子不居乎聖而又引孔子之言便隱然有願學孔子意○學不厭則義理昭融萬境澄徹故智教不倦則物我一體慈愛周流故仁

厭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聖矣夫聖孔子不

居是何言也惡平聲夫聖之夫音扶

惡驚歎辭也昔者以下孟子不敢當丑之言而引孔

子子貢問答之辭以告之也此夫子指孔子也學不

厭者智之所以自明教不倦者仁之所以及物再言

是何言也以深拒之朱子曰中庸成己仁也是體成物智也是用此學不厭智也是

體教不倦仁也是用潛室陳氏曰仁智互為體用義精仁熟之後道理縱看橫看皆可智為體則仁為

用仁為體則智為用雙峰饒氏曰不厭不倦須粘上聖字說言學聖人之道而不厭又以聖人之道教

入而不倦。○子貢此言與中庸不同。詳見中庸第二十五章章句或問輯釋論之。附錄賈氏洵饒曰子思之言主於行子貢之言主於知此乃入德之事以進學而高彼乃成德之事以行道而言。

昔者竊聞之。子夏子游子張皆有聖人之一體。冉牛閔子顏淵則具體而微。敢問所安。

此一節林氏亦以皆為公孫丑之問是也。一體猶一肢也。具體而微謂有其全體但未廣大耳。安處上聲下同

也。公孫丑復扶又反問。孟子既不以此孔子則於此數子欲何所處也。朱子曰聖人道大而能博如子夏子張得其全體也惟其文與子張得其威儀皆一體也惟

○區義水峯佛氏曰人之有兩端猶其有四體君子所性不遺仁義禮智四者而已。惟聖人全體備具而各極其至其餘則或得其二或具而微如子夏子張近仁子游精密近禮子張高明近智皆是於四體中各得其二。冉牛顏淵是四體俱全但未曾充得廣大如聖人之博博淵泉爾。

○講述曰聖人全體者也。門弟子或以言語或以威儀或以政事或以文學各得其一節是謂一體或於全體都已具備但未若聖人神化不可限量是謂具體而微。

顏淵冉牛閔氣質不偏理義完具獨能具有聖人之全體。但味若聖人之大而化之無限量之可言故以為具體而微耳。

曰姑舍是舍上聲

孟子言且置是者不欲以數子所至者自處也。優陽李氏

曰問如集註之說則孟子猶有不足於顏子歟。天台潘氏曰五子之志願學孔子是誠有不足於顏子者蓋非不足於顏子以顏子不幸短命而未至於聖人之域前輩云纔遜第一等事與別人做便是自棄古人之志大率如此然立志之後須要加行以酬其志不可徒有此志也。

曰伯夷伊尹何如曰不同道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

○蔡虛齋曰言與已不同道蓋已之志在學孔子則伯夷伊尹亦為不同道矣。

○存疑曰：不同道與如會是有分別，彼謂尚未至聖，姑全之耳。此謂雖已造聖，又其道與我不同耳。

○蒙引云：仲也，以出處言。久速以去就言，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去就也。有道則見無道則隱，出處也。

○林次崖曰：久是久而不去，是孟子久於齊，非我志之久，速是去之速，孔子明月遂行，接濟而行是也。

○通義白雲許氏曰：陳註舉東非事實，皆是伴貼經文，說非直一聖人之凡也。兄弟遂國言非民不使，避隱居言非君不事，取文主言治則進，去武王言亂則退，湯聘用言治亦進，使之就桀是去治而進於亂，桀不能用復敗，湯是去亂而進於治，何事非君不問湯，桀何使非君不擇夏，孤竹城在遼西，今之縣本設湯，殷封相，付至東齊。

有莘在陳留縣，東五里，古莘國，故宜生為宋王，未有莘，女獻紂。

○洪覺山曰：伊尹於孔子如樂，美辨之道與，幡然處，猶覺有莘，夫子直是流行自在。

○通義白雲許氏曰：孟子言所願則學孔子，又贊曰：自仲也以來，未有盛於孔子，蓋孟子知言養氣才德已度越諸子，惟未至聖人之他，亦此是孟子自知之。

孟子卷之三

治則進，亂則退，伊尹也。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伊尹也。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也。皆古聖人也。吾未能有行焉，乃所願則學孔子也。

伯夷、孤竹君之長子，兄弟遂國，避紂，隱居闕里，上之德而歸之，及武王伐紂，去而餓死。伊尹有莘之處，上土湯聘而用之，使之就桀，桀不能用，復歸於湯。如是者五，乃相聲湯而伐桀也。二聖人事詳見此篇之聲。

未及萬章下篇。齊齋王氏曰：乃所願則學孔子，後四段盡在此句。○雲峰胡氏曰：孟子以顏子具聖人之體而未極其大，故欲學其大者，以伯夷、伊尹有聖人之德而未極其全，故欲學其全者，故此以下則專言夫子之聖。○東陽許氏曰：宰我子真至所願，學孔子為四節，願學孔子是答知言以後之意。

伯夷、伊尹於孔子，若是班乎？曰：否。自有生民以來，未有孔子也。

班齊等之貌，公孫丑問而孟子答之以不同也。曰：然則有同與？曰：有。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

明故亦善言德行者也其
積又惡得不化

○陳紫峯說云自古聖
人有行造其極而不足以
兼全乎衆理有德極其全
而事功僅止於一時其道
德之全事功之盛則孔子
一人而已

孟子大全 卷之三
侯有天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爲也是

則同與平聲
朝五日潮

有言有同也以百里而王去聲天下德之盛也行一不

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有所不爲心之正也問伯夷

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有所不爲何以言之

也宋子曰以其遠國而逃諫伐而餓非道義丁介不

取與觀之則可見矣○魯齋王氏曰聖人之所以爲

此亦是自反而不縮所以不爲也

聖人其根本節目之大者惟在於此於此不同則亦

不足以為聖人矣新安陳氏曰上文德之盛根本之

○徐倣原肯云然則有
自與是從皆古聖人句生
來敢問其所以異是從願

學孔子句生來
○牛春宇曰知聖人汗字

屬上句讀汗下也猶言相
漢也言三子之智雖未能

窺測聖人之精微妙蘊處
然皆足以知其相淺易見

者固不至阿其所好而爲
過說之詞也以見其言之

足信意下文三子之言各
就事功禮樂類聚形迹上

論但所謂汗也未及一貫
之妙神化之精也蓋就此

節自同而小處不同皆可以言聖人若
大處不同則大本已非吾何以觀之哉

曰敢問其所以異曰宰我子貢有若智足以知聖人汗

不至阿其所好汗音蛙
好去聲

汗下也三子智足以知夫子之道假使汗下必不阿

私所好而空譽之明其言之可信也宋子曰汗是

或是當時方言當屬下句讀○慶源輔氏曰智足以

知聖人則其智識高明矣阿私所好而空譽之則其

識趣汗下矣高明與汗下正相反高明則必不至

汗下矣反覆極言之以明三子之言必可信耳

宰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

三十九

夏見耳。按嘉祐集有三子知聖人，論却若不若春半註，故不書于此。

○東子九目賢於堯舜論學術不論事功

程子曰語聖則不與事功則有異夫子賢於堯舜語事功也蓋堯舜治天下夫子又推其道以垂教萬世堯舜之道非得孔子則後世亦何所據哉問夫子賢於堯舜有論事我此言之失者南軒張氏曰殊不知孟子引莘我此言為甚曰遺書謂語聖則不與事功則有異曰便是這箇意思五峰云成一時之勳業有限開萬世之道學無窮亦是此意○慶源輔氏曰語聖則不異以其德言也事功則有異就其所為事與成功而言也堯舜治天下夫子又推其道以垂教萬世此言事功久遠之不同也堯舜之道非得孔子則後世亦何所據哉此言事功始終成就之不同也○新安陳氏曰後世聖賢之君不作真端漸熾苟非得孔子祖述堯舜以詔後世則無所據依以入堯舜之道矣輔氏

有言當時若無孔子令人連堯舜也不識由此言之則孔子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其功業豈不賢於堯舜遠哉率我此言可謂深知孔子其得在言語之科矣此孟子所以表而出之於子貢有若之言之先也

子貢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之能違也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

言大凡見人之禮則可以知其政聞人之樂則可以知其德是以我從百世之後楚宣等百世之王無

有能遁其情者新安陳氏曰善等猶言品等情實也以見禮知政聞樂知德一角鑒之皆

○代醉編蘇子庸曰見先王之禮即知其政聞先王之樂即知其德善等百主其意遠哉非其虛靈洞澈之極何以有此此孔子所以獨擅生民未有之盛也

○經史參同曰如見其禮

之政見禮即知其政聞樂之禮便知後世尚文之政聞樂

盡美之音則知德之出于性而未盡善之音則知德之出于反政乃施于死者德則得于中者

○教龍峯議苑曰按三節言出於三子謂指各別五子備引之無非見其異於夷尹以終前而未看孔子之言而表已願學意耳故宰我以事功言子真以德政言有若以類萃下

○類九節曰類也正以甚言其不類也不類意只在類也內不待添定

不能逃於洞察之下而見其皆莫若夫子之盛也問見其禮而樂而知其德是謂夫子是謂他人朱子曰只是大衆如此說于貢之意蓋言見人之禮便可知其政聞人之樂便可知其德所謂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有能違我之見者所以斷然謂自生民以來未有孔子也子貢以其所見而知夫子之聖如此也一說夫子見人之禮而知其政聞人之樂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有能逃夫子之見者此子貢所以知其為生民以來未有也然不如前說之順
有若曰豈惟民哉麒麟之於走獸鳳凰之於飛鳥泰山之於丘垤河海之於行潦類也聖人之於民亦類也出於其類拔乎其萃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結反

○每蟻塚也蟻封其塚則謂將至一名蟻封○爾雅

○類引云依釋子他日謂謂其西與與五子性善養之論同功則是擴前聖所未發者只謂養氣而小

潦音老

麒麟毛蟲之長上聲下同鳳凰羽蟲之長垤蟻封也行潦

道上無源之水也出高出也拔特起也特挺然萃聚

也衆所聚言自古聖人固皆異於衆人新安陳氏曰此聖人字是

此說從古以然未有如孔子之尤盛者也程子曰

孟子此章擴前聖所未發指養氣與知學者所發潛

心而玩索色柏也雙峰饒氏曰孟子要學聖人故於

曰姑舍是伯夷伊尹雖是古聖人然伯夷偏於清伊尹偏於任不若孔子之時中故曰乃所願則學孔子

解孟子與解論語不同論語章句短孟子章句長須
要識他全章大指所在又須看數前後血脉貫通而
後可也○雲峰胡氏曰公孫丑疑孟子動心孟子遂極
言養氣知言之功公孫丑疑其知言養氣之既聖孟
子遂極言夫子之聖之盛要之夫子之聖不假乎養
氣知言孟子之養氣知言乃學而至聖者也前則深
斥告子闢異端也後則推尊孔子承聖道也前後之
言若不相貫而實相貫學者味之通者東陽許氏曰
伯夷伊尹於孔子至章終為第五節○徐氏潛生曰
孟子養氣之論雖曰擴前聖所未發然邈而未求之乎
思之致中和天地之間者也是
即所謂塞乎天地之間者也

○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天國以德行仁者王
王不待大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

○盧未人曰無其心而為
其事謂之假由乎中而應
乎外謂之行兩仁字不專
是恩愛只合理便是仁假
仁如齊桓本無實心專用
但藉兵力之盛借尊周名義壓服諸侯如不履責難之類是謂以力假仁
○蒙引云此章仁字宜以天理之公言

力謂土地甲兵之力假仁者本無是心而借其事以
為功者也霸若齊桓晉文是也以德行仁則自吾之
得於心者推之無適而非仁也

宋子曰以德行仁德
非止讓有救民於水
火之誠心這德字說得來闊是自己身上事都做
來是無一不備了所以行出來便是仁且如湯不
聲色不殖貨利至彰信兆民是先有前面底左能
信兆民救民水火之中若無前面底雖欲救民不可
得也武王雖聰明作元后是直聰明左能作元后救
民水火之中若無這直聰明雖欲救民其道何由
行仁便自仁中行出皆仁之德若假仁便是恃其甲
兵之強財賦之多須有如是資力方可服人是假仁
之名以欺其衆非有仁之實也○以力假仁仁與力
是兩箇以德行仁仁便是德德便是仁○雙峰饒氏

曰或引包茅不入昭王不復是假行曰此是假義不
是假仁請問假仁曰救民仁也尊君義也湯放桀武
伐紂以救民為主其事屬仁齊問罪於楚以尊周為
主其事屬義孟子不說假義却說假仁蓋仁包五常
言仁則義在其中如伐原示信太蒐示禮皆是假仁
處通考楊氏與曰三代之前功為德之輔三代之後
功為德之賊末速效者必入
於霸者始強而終弱也

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贖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

而誠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詩云自西自東自南

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

贖時驗足也詩大雅文王有聲之篇王霸之心誠偽

○上節是說王霸之心誠
偽不同下節是說人應之
其誠偽亦不同舉引以下
節作解上文伯必有天
王不待大意此說似新者
來不是蓋為伯必有大國
王不待大裏自有意義不
待此解也存疑
○鄒嶧山折衷云上文以
力假仁以德行仁中已各
含服人意故此便說以力德服人也
注无思不服心服也言武王征
居紂京講學行禮而天下自服也

不同故人所以應之者其不同亦如此慶源輔氏曰

偽也假而行之終非己有非偽而何以德行仁者誠
也所謂誠者成己成物者也己以偽感人以偽應己
以誠感人以誠應如形聲影
響之相隨蓋不容於有異也 ○鄒氏曰鄒氏名浩字
志完毗陵人

以力服人者有意於服人而人不敢不服以德服人
者無意於服人而人不能不服從古以來論王霸者

多矣未有若此章之深切而著明者也問王霸之別

假仁者不知仁之在己而假之也以德行仁則其仁
在我而惟所行矣以孰轅濤途侵曹伐衛之事而視
夫東征西怨虞芮質成者則人心之服與不服可見
若七十子之從孔子至于流離飢餓而不去此又非

○氏族大全載鄒志先傳
鄒嶧山序公奏議稱仁人
君子也遇事接物如虛舟
然堅挺之姿如精金良玉
不可磨礱微宗時謫昭州
江水不可飲暑月苦於遠
渡所居嶺下忽有泉涌疏
為小池自得四五斛名泉
應泉子柄紹興中擢為鄒
史上曰直臣之子也使言
事發動四方亦足為國家
之光○鄒海傳見宋史新
編列傳第六十卷

○拙者云二則字重言榮不自至惟仁則榮辱不自至惟不仁則辱此處已含自來意在矣

有名位勢力以驅之也孟子真可謂長於譬喻也○慶源輔氏曰那氏以有意無意釋力與德字最為簡要然其所謂無意者非如木石之無意者無期必之私意耳若夫正心修身之道則自有不可已者至論自古論王霸亦有如是之深切著明者亦為得之其視董子美玉砥礪之喻荀子降禮尊賢重法愛民與夫曰粹曰駁諸說皆為優矣○新安陳氏曰王道純乎天理霸之假雜以人欲崇王道黜霸功亦據天理遏人欲也黃氏洵饒曰以善服人以善養人重在服養二字此章重在力德二字

○孟子曰仁則榮不仁則辱今惡辱而居不仁是猶惡

淫而居下也惡去聲好榮惡辱人之常情然徒惡之而不夫其得之

○家引國家間服亦曰戰國之敗七雄虎視死日而不予于戈之往死也而不據野之爭國家多事常是危急存亡之秋

○美鳳阿解譽云貴德德字該得才字尊言之德也註中賢有德德字對能者而言偏言之德也能說風是但孟子所言各有分屬○湯雅林曰間服二字重看極好處在此極不好處亦在此正所謂寸陰時節不可使空闕過工

之道不能免也陳子曰此亦只是為下等人言若是

我○蔡氏曰程子易比卦象傳曰且得他畏危亡之禍而求所以比輔其民猶勝於全不顧者此章近之

如惡之莫如貴德而尊士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國家間

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聞音

此因其惡辱之情而進之以疆新安倪聲仁之事也氏曰禮

記表記云畏者疆行謂勉疆行貴德猶尚德也士

則指其人而言之賢有德者使之在位則足以正君而善俗能有才者使之在職則足以修政而立事國

○書泰誓云吉人及善惟
且不足云云以人為不善亦
惟日不足注言終日為之
而猶為不足也

○家引此章亦曰鳥言我
及天未陰用之時而往取
桑根以纏綿巢之穴階使
之堅固以備陰雨之虞則
此下土之民誰敢有侮予
者

家間暇可以為樂之時也謹味及字則惟日不足之
意可見矣或謂賢者在位能者在職謂賢者有德但
獲之在位而不任事能者有才所以使之
在職而在任事變峰饒氏曰如此說則賢者是箇無能
底人蓋凡是賢者皆當使之在位然賢者所能却
同就其間使能敷教者在敷教之位能治獄者在治
獄之位既有其位便有其職天下豈有無職之位豈
有無能之賢○新安陳氏曰春秋傳云及猶汲汲也
及是時以明政刑即書所謂吉人為善惟日不足之
意此下節應
仁則榮也

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民或
敢侮予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家誰敢

○存疑云引詩及孔子之言是證上節之意

侮

微直列反土音杜
綢音稠繆武處反

詩豳風鴟

處脂鴟吁驕
反

之篇周公之所作也迨及也

徹取也

桑土桑根之皮也

綢繆

音纏綿補葺
反

也

牖戶巢之通氣出入處也予鳥自謂也言我之備患

詳密如此今此在下之人或敢有侮予者乎周公之

以身之為巢如此比君之為國亦當思患而預防之

孔子讀而贊之以為知道也

雲峰胡氏曰為此詩者
其知道乎孟子凡兩引

之彼則為詩者知率性之道此則
為詩者知治國乎天下之道也

○釋文曰作杜東齊謂根
為杜
○綿密也

○家引今此下民注曰由
下之人詩傳曰下土之
民一也蓋鳥之巢在居
上亦曰下民

○蒙引云正類般旋也運也般樂蓋樂而又樂樂而忘返故有般旋之意此所謂縱欲也怠惰也傲恣慢也此所謂偷安也般樂以勤言怠傲以靜言

○又曰禍福榮辱也自也求之者仁不仁也

○又曰得意猶念也大抵言者心之形念之所在也故解之為念○命天命詩作天理

○皇極外篇第三十一板亦曰天之孽下之一指可違已之孽下之九不可活

今國家間暇及是時般樂怠敖是**自求禍也**般音盤樂音洛敖音

言其縱欲偷安亦惟曰**不怠也**不暇明其政刑怠敖則不暇貴德尊士○新安陳氏曰及是時而縱欲偷安亦書所謂凶人為不善惟曰不怠之意此一節應不仁則辱也

禍福無不自已求之者

結上文之意新安陳氏曰仁榮福也不仁之辱禍也皆自已求之

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

詩曰文王在上於昭于天何云常自省察使其所行既不合於天理則盛大之福自致之有不外求而得矣太甲曰商史錫伊尹告戒節次及太甲往復之語故三多命相屬

○通義在山金氏曰古書皆口傳傳故字文或不一然古人方言多以四聲通讀

○五者皆仁政而賢能之志正王者所資以行仁政者故首以待世直之賢者

孽不可活此之謂也孽魚列反

詩大雅文王之篇永長也言猶念也配合也命天命也此言福之自已求者太甲商書篇名孽禍也違避也活生也書作逭音道猶緩也此言禍之自已求者

蔡氏曰及時明政刑自求福也仁榮者如此及時而樂教自作孽也不仁之辱如此○新安陳氏曰記云仁者安仁智者利仁畏罪者彊仁此因戰國諸侯惡辱而勉以行仁正畏罪彊仁之事勉之存天理而享仁之榮戒之徇人欲以遠不仁之辱亦過不欲擴天理也

○孽曰尊賢使能俊傑在位則天下之士皆悅而願

此章見仁政之感人深

二句一氣。俊傑即指賢能。說尊之使之便是俊傑在位。此以本國言。天下之士聞君子待士之篤。故悅之而願立乎其朝。蓋身雖未歸而已以係念矣。士是未棄者。

○蒙引云。市與廛亦不同。市是大統言。廛是市中列肆。故曰市宅也。官為之者廛本宅字。今却作活用。蓋取其稅也。

智過千人為俊
才過萬人為傑

立於其朝矣。朝音潮。

俊傑才德之異於眾者。俊傑者即指賢能而言。尊賢使能。便是俊傑在位。尊非禮貌之虛文。與之共天位。治天職。以至去讒遠色。賤貨貴德。皆尊賢之道。

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則天下之商皆悅而願藏於其市矣。

廛市宅也。張子曰。或賦其市地之廛。而不征其貨。禮記

王制古者公田藉而不稅。市廛而不稅。關譏而不征。趙氏真曰。廛市者貨財諸物邸舍之稅。所謂列肆之稅。王制疏。市內空地曰廛。城內空地曰肆。或治以市官之法。而不賦地。曰廛。城內空地曰肆。

○序。漢云。想戰國時。廛與貨並行。遂宋雖少。或不免也。
農本商末也。

其廛。周禮地官司市。司市。市官掌市之治。教政刑量。度禁令。以次叙分地。而經市。以陳肆辨物。而平。市。以政令。禁物靡。而均市。以商賈。音古。阜。貨。而行布。以量度。成賈。價。同。而徵價。音首。以質劑。即隨反。結信。而止。訟。爾雅。劑。齊也。質。劑。謂。兩。書。一。札。而。別。之。也。其。今。手。書。言。保。物。與。還。矣。以。質。音。古。民。禁。偽。而。除。詐。以。刑。罰。禁。讎。皮。告。反。而。去。盜。以。泉。府。同。貨。而。斂。賂。不。市。日。廛。且。同。而。市。百。族。為。主。朝。市。朝。時。而。市。商。賈。為。主。夕。市。夕。時。而。市。盜。逐。末。者。多。則。廛。以。抑。之。少。則。不。必。廛。也。朱子曰。市廛而不征。謂。狹。居。市。之。廛。者。各。出。廛。賦。若。于。如。今。人。賃。鋪。面。相。似。更。不。征。稅。其。所。貨。之。物。法。而。不。廛。則。但。治。之。以。市。官。之。法。而。已。雖。廛。賦。亦。不。取。之。也。問。古。之。為。市。者。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者。有。司。者。治。之。取。此。是。周。禮。市。官。之。法。否。曰。然。如。漢。之。獄。市。之。類。皆。是。古。之。遺。制。○問。市。廛。此。市。在。何。處。曰。

○謂道路之關，譏察也。征稅也。關市之吏，察異服異言之人，而不征商賈之稅也。

此都邑之市。國都如井田，橫畫為九區，面朝背市。左祖右社，中一區，君之宮室，宮室前，一區，為外朝，朝會藏庫之屬皆在焉。後一區，為市，市四面有門，每日市門開，則商賈百物皆入。惟民得入，公卿大夫士皆不得入。入則有罰。市官之法，如周禮司市平物，價治爭訟，譏察異服異言之類。左右各三區，皆民所居。外朝一區。左則宗廟，右則社稷。此國君都邑規模之大槩也。

關譏而不征，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其路矣。

關譏 形旬前篇。雙峰饒氏曰：關譏之制，凡衆途所會，可度關，以此稽考其茶歷，以防姦先，節是使者所持之節，傳如今脚引及州縣移文，或用節，或用傳，周禮所謂以節傳中納之者是也。

里，周禮云五家為鄰，五鄰為里，公云一里則五家也。

○蔡虛齋曰：市廛而不征之廛，就市上廛之故，曰廛市宅也。此是前朝後市之廛，無夫里之布之廛，宗願受一廛而為民之廛也。蓋在田與在邑之宅也。故下自云天下之民皆悅而願為之氓矣。前主商言此，主民言其集註云：市宅之民已賦其廛者，言其在市宅有賦，則非宅不毛與無職事者矣。豈應復令出此夫里之布哉。前條解曰：廛市宅也。此節則仍之不別。

耕者助而不稅，則天下之農皆悅而願耕於其野矣。

但使出力以助耕，公田而不稅其私田也。

廛無夫里之布，則天下之民皆悅而願為之氓矣。

周禮宅不毛者，有里布。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鄭氏謂宅不種桑麻者，罰之使出。一里二十五家之布，民無常業者，罰之使出。一夫百畝之稅，一家力役之

征也。周禮地官司徒載師職：凡宅不毛者，有里布。田不洿者，出屋粟。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鄭司農云：宅不毛者，謂不種桑麻也。里布者，布參印書，廣一尺，長一尺，以為幣，貿易物。詩云：抱布貿絲，貿此布。

既廉義為守疑○廛無夫里之布夫字內附有家字市字內附有征字征字內又附有稅字○一里二十五家之布布縷之征也一夫百畝之稅粟米之征也一家力役之征則力役之征也

○存疑依愚見二廛字皆同均為在市之宅何也蓋民有四土農工商民則其檢稱也此章曰士曰商曰旅曰農又曰民豈農商之外又有不民耶鄉村民居之貨市檢販之廛豈有分耶
○通義布幣名或曰泉也即今謂之錢幣也一日財也
○鄭氏箋云幣者所以買賣物也
○揚升菴曰氓字從土從民流亡之民也周禮凡流亡之民也周禮凡流亡之民也周禮凡流亡之民也

也或曰布泉鄭玄曰宅不毛者謂以一里二十五家之布空田者謂以三家之稅粟以其吉凶二服及喪器也民雖有間無職事者猶出夫稅家稅也夫稅者百畝之稅家稅者出士徒車輦給繇役通考趙氏惠曰廛者一夫所受之宅今戰國時一切取之市宅之里者一廛所居之地
民已賦其廛又令平出此夫里之布非先王之法也
氓民也問一里二十五家之布宋子曰亦不可考又問民無常產者罰之如何恚地重曰後世之法與此正相反農民賦稅丁錢却重而游手浮浪之民泰然都不管他慶源輔氏曰先王之政宅不種桑麻與閑民無職事者上之人皆有法以抑之此所以當其盛時民皆著業而無游手與貧困者所謂窮民不過鰥寡孤獨者而已戰國時如夫里之布一切取之皆未流之害縱人欲滅天理者也雙峰饒氏

一切以平帝記注猶以刀切物取之亦整

曰家征是力役之征如今庶役夫征是粟米之征即百畝之稅如今輸租里布是布縷之征即五畝之稅如令納絹

信能行此五者則鄰國之民仰之若父母矣率其子弟攻其父母自生民以來未有能濟者也如此則無敵於天下無敵於天下者天吏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曰氏曰奉行天命謂之天吏廢興存亡惟天所命不敢不從若湯武是也雙峰饒氏曰更君所命天吏天凡有罪者得而刑殺之天所命者可以刑人殺入征人伐人凡暴亂之國皆得而征伐之○此章言能

○清韻會事遂也
○泉省春引躍云天吏事以征伐言

行王政則寇戎為父子不行王政則赤子為仇讎雙峰
饒氏曰無敵於天下一句乃是此章之大旨蓋能行
王者之政則可以與王者之治當時諸侯不得民心
惟務侵人土地故孟子教之但行王政以恤其民彼
吾國之民仰之若父母則天下之民亦仰之若父母
矣如此則東征西伐何向不服不然吾國之民亦仇
敵也况鄰國乎○新安陳氏曰欲除後世過取以奉
其私之弊而一行之以先王之
法皆所以遏人欲擴天理也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

天地以生物為心而所生之物因各得其音天地生
物之心以為心所以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也宋子曰無天地

○序疑天地以生物為心
人得之如何為不忍人之心不忍人之心無害人之
心也無害人之心即生物
之心也天地如何見得以
生物為心萬物是天地生
出來草木一年生一蒼羽
毛鱗介之物生生未嘗止息吾人則其大者天地生物之心於此可見
○王觀濤曰不徒巨不忍之心而必加一人字者同類尤相親也上情說

生物之心則沒這身纔有這血氣之身便具天地生
物之心矣○天地以生物為心天包著地別無所作
為只是生物而已譬如飯甑蒸飯從裏面蒸上到上
面又下來只管在裏面滾便蒸得熟天地即其包得
許多氣在這裏無出處滾一番便生一番物所謂為
心者豈切切然做以磨子相似只會磨出這物事
雙峰饒氏曰人心慈愛惻怛纔見人便發將出來更
不忍不住所以謂之不忍人仁之為德在天地則為生
物之心在入則為不忍入之心天地能生物人不能
生物但是愛入之心即是生物之心程子云惻隱之
心人之生道也正此之謂○西山真氏曰天地造化
無他作為惟以生物為事觀夫春夏秋冬往古來今
生意周流何嘗一息間斷天地之心於此可見萬物
從天地生意中出故物物皆具此理何況人為最靈
客乎皆有不忍入之心也○新安陳氏曰不忍即是
仁忍則非仁性中有此仁發出來便是不忍入之心

所以後面提也。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便指出惻隱之心以當之。見孺子將入井而惻隱者何也？蓋不忍見此子之如此也。若見此而不動心，則頑忍非人矣。天地之大德曰生，人得天地之德曰好生，是生之德，即所謂得天地生物之心以為心也。

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

言眾人雖有不忍人之心，然物欲害之存焉者，寡故不能察識而推之政事之間。惟聖人全體此心，隨感而應，故其所行無非不忍人之政也。

○鄭維在曰：看三斯字，不思慮不停住，若涉思慮停住，便是假仁，便是勸文，要學之心。

曰斯猶即也。聖人之心無物欲之蔽，纔有不忍人之心，即有不忍人之政，不待充廣而後能也。若眾人則須待充廣。○西山真氏曰：人有是心而私欲間斷之，故不能達之於用。惟聖人全體此心，私欲不雜，故有此仁心，便有此仁政，自然流出，更無雍遏。天下雖大，運以此心而有餘矣。

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

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

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

納要乎聲惡。○納諸台切，在作丙。論語出內之吝，孟子推而內之，溝中之聲，下同。

有猶忽也。怵惕驚動貌。惻傷之切也。隱痛之深也。此

○蒙引：猶推也。

○徐若果曰：乍字將字皆字俱有意，不可解。

惡其聲是惡被，不救人名。

○方二千九百家云：鄉，五百家為黨。

○蒙引云：怵惕惻隱四字，不忍入之心之目也。其形

即所謂不忍入之心也。慶源輔氏曰休惕心驚懼而起念之意緣卒乍而見故心驚懼而動也。惻隱由傷切而痛深自淺而深。皆所以名狀不忍入之心可謂善形容矣。內結要。

求聲名也言乍見之時便有此心隨見而發非由此

三者而然也。程子曰滿腔。苦江子是惻隱之心。宋子曰

腔說文肉空也又云骨體曰腔

子猶言軀殼耳。滿腔子只是言充塞周徧本來如此。是就人身上指出理充塞處最為親切。若於此見得則萬物一體更無內外之別。若見不得却去腔子外尋則莽莽蕩蕩無交涉矣。又曰腔子身裏也。言滿身裏皆惻隱之心在腔子裏亦只云心在身裏。滿這箇軀殼都是惻隱之心。纔觸著便是這箇物事出來。大感則大應小感則小應。勉齋黃氏曰陵陽李氏謂腔子指人身言。天地間充塞上下渾然生物之意無有

空處。人得此以為心則亦四體百骸充塞徧滿。此惻隱之心觸處即是無有欠缺也。此說極是。宋子曰滿腔子是惻隱之心不特是惻隱之心滿腔子是羞惡之心滿腔子是辭遜之心滿腔子是是非之心。彌滿充塞。謝氏曰人須是識其真心方乍見孺子入井之時其心休惕乃真心也非思而得非勉而

中之去。天理之自然也。內交要譽惡其聲而然節人欲之私矣。宋子曰方乍見孺子時也若手脚不得縱有許多私意也未暇思量到問心所發處不一

便說惻隱如何。曰惻隱之心渾身皆是無處不發見如見孺子有惻隱之心見一蟻亦豈無此心。○如孺子入井如何不推得其他底出來只推得惻隱之心出來蓋理各有路如做得穿窬底事如何令人不羞

問佛說直下便是動念。剛乖如何謝上蔡曰此是在見孺子已前底事乍見孺子底吾儒喚做心他便喚做萌蘗妄想吾儒要就上直體認做工夫他却一切掃除却那裡有進步地他。

惡偶遇一人衣冠而揖我我便亦揖他如何不恭敬
 事有是非必辨別其是非試看是甚麼去感得他何
 處一般出來○惡其聲是惡被不救人之名○西山
 真氏曰孺子未有所知而將入於井乍見之者無問
 賢愚皆有傷痛之心○此心驟發之時非欲以此心
 交非欲以此心譽非欲以避不仁之名也○倉卒之間
 無安排矯飾而天機自動此所謂真心也○雲峰胡
 氏曰集註與謝氏皆看得乍見二字緊蓋惟倉卒忽
 然而見之時此心便隨所見而發正是本心發
 見處若既見之後稍法安排商量便非本心矣

由是觀之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

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惡去聲

羞恥已之不善也惡憎人之不善也辭解使去已也

○佳游園曰惻隱羞惡辭讓是非皆不忍之別名
 ○蒙引云是非非是活字是其所以非其所非也

讓推吐雷反以與人也是知其善而以爲是也非知其

惡而以爲非也人之所以爲心不外乎是四者故因

論惻隱而悉數上之言人若無此則不得謂之入所

以明其必有也問上蔡見明道先生舉此文成誦明

發赤色明道云此便是惻隱之心公且道上蔡聞得
 過失恁地慚惶自是羞惡之心如何却說道見得惻
 隱之心久之朱子曰惟是有惻隱之心方會動若無
 惻隱之心却不會動惟是先動方始有羞惡方始有
 恭敬有是非動處便是惻隱若不會動却不成人若
 不從動處發出所謂羞惡者非羞惡所謂恭敬者非
 恭敬是非者非是天地生生之理這些動意味嘗
 止息看如何措亦未嘗盡消滅自是有時而動

孟子九卷之三
者只怕間斷了。○羞惡辭讓是非。雖與惻隱並說。但此三者皆是自惻隱中發出來。因有惻隱後方有此三者。惻隱比三者又較大。○或問孟子專論不忍人之心。而後乃及乎四端何也。曰不忍之心。即惻隱之謂也。性之德為仁義禮智。而一以包三者。仁也。情之發為四端。而一以貫三者。惻隱也。然則其言之安得無先後之別耶。○慶源輔氏曰。人之所以為心。雖不外是四者。然仁則又貫乎三者之中。故此因論惻隱而悉數之也。至于言人若無此心。則非人也。者所以明其必有。而使人知反求之於己也。○西山真氏曰。孟子始言惻隱之心。至此則兼羞惡辭讓是非而言。者蓋仁為衆善之長。有惻隱則三者從之矣。惻隱不存。二者亦何有哉。然賦形為人。孰無此心。苟無此心。則非人矣。所謂無者。豈其固然哉。○欲閉塞而失其本真。取○甯田黃氏曰。由是觀之。是字指孺子入井一事說論。惻隱便引箇羞惡辭讓是非之心出來。

○講述曰。惻隱仁之端也。四句是即情而指其為性之發。惻隱之心。仁也。四句是即情而知其所性之蘊。○家引云。因情以見性也。性無而情有。○心統性情者也。

○孟子曰。端。謂有物在。甲而緒見於外也。一謂端。非端緒之端。乃一端兩端之端。

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

朱子曰。性者。心之理。情者。心之用。心者。性情之者也。○性是靜。情是動。心兼動靜而言。統如統兵之統。心有以主宰之也。動靜皆主宰。非是靜時無所主。及至動時。方有主宰也。○新安陳氏曰。性情字皆從心。心涵養此性。心統性也。心節制此情。心統情也。性如在營之軍。情如臨陣之軍。皆將實統之。心統性情。當以是觀焉。又端緒音也。潛室陳氏曰。端者。端倪也。此六字。慎渠語。端緒音也。物之緒也。譬之繭絲。外有一條。緒便知得內有一團。絲若其無。絲在內。則緒何由而見於外。○甯田黃氏曰。註謂端首也。疏謂

孟子九卷之三

端本也。集註以爲緒也。如練絲然。先尋其緒。則千絲萬絲續續而上。因其情之發而性之本然可得而見。猶有物在中而緒見於外也。問四端之端。集註以爲端緒。向見蔡季通說。端乃是尾。如何。保子曰。以體用言之。有體而後有用。故端亦可謂之尾。若以始終言之。則四端是始發處。故亦可謂之緒。言之二者。各有所指。自不相礙也。○問孟子說仁義禮智。義在第二。太極圖以義配利。則在第三。曰仁義禮智。猶言東西南北。元亨利貞。猶言東南西北。一箇是對說。一箇是從一邊說起。○問元亨利貞自有次第。仁義禮智因感而發。則無次第。曰發時無次第。生時自有次第。○四端不箇字。每字是一意。側是左。惻然有此念起。隱是惻然後隱痛。此側爲深。羞者羞己之惡。惡者惡人之惡。辭者辭己之物。讓者推與他人。是非自是兩樣分明。但仁是總名。若說仁義

便如陰陽。若說四端。便如四時。若分四端不字。便如入節。○惻隱自是情。仁自是性。性即是這道理。仁本難說。中間却是愛之理。發出來。方有惻隱義。却是羞惡之理。發出來。方有羞惡禮。却是辭遜之理。發出來。方有辭遜智。却是是非之理。發出來。方有是非。仁義禮智是未發底道理。惻隱羞惡辭遜是非是已發底端倪。如桃仁杏仁。是仁。到得萌芽。却是惻隱。又曰。仁義禮智本體自無形影。要捉摸不著。只得將他發動處看。却自見得。程子云。以其惻隱知其有仁。此不字說得最親切分明也。不道惻隱便是仁。又不道掉心惻隱別取一箇物事說。○惻隱羞惡多是因逆其理而見。惟有所可傷。這裏惻隱之端便動。惟有所可惡。這裏羞惡之端便動。若是事親從兄。又是自然順處見之。○心之中。仁義禮智各有界限。而其性情體用又各自有分別。須是見得分明。然後就此四者之中。又自見得仁義兩字。是箇太界限。如天地造化

四序流行。而其實不過於一陰一陽而已。仁字是箇
生底意思。通貫周流於四者之中。仁固仁之本體。義
則仁之斷制。禮則仁之節文。智則仁之分別也。正如
春之生氣貫徹四時。春則生之生也。夏則生之長也。
秋則生之收也。冬則生之藏也。○北溪陳氏曰。四端
之說。是說對面可見底。以驗其中之所有。惟是有四
者之體。故四者端緒自然發見於外。○潛室陳氏曰。
性是太極渾然之全體。本不可以名。自言孟子時異
端端起。往往以性為不善。孟子苟。但曰渾然本體。則
恐為無星之秤。無寸之尺。而終不足以曉天下。于是
別而言之。界為四破。而四端之說。於是乎立。蓋四端
之未發也。性雖寂然不動。而其中自有條理。自有間
架。不是籠統都是一物。所以外邊纔動。其中便應如
赤子之事感。則仁之理便應。而惻隱之心形。如就爾
疇爾之事感。則義之理便應。而羞惡之心形。如過朝
廷。過宗廟之事感。則禮之理便應。而恭敬之心形。如

妍醜美惡之事感。則智之理便應。而是非之心形。蓋
在其中間。眾理渾然。各各分明。故外邊所遇。隨感隨
應。而四之以示學者。使知渾然全體之中。粲然有
條如此。則性之善可知矣。然四端之未發也。渾然全
體之理。無聲臭之可言。無形象之可見。何以知其粲
然有條如此。蓋是理之可驗。乃依然就他發處。驗得
凡物必有本根。而後有枝葉。見其枝葉。則知其本根。
性之理。雖無形而端緒之發。則可驗。○雙峰饒氏曰。
孟子論性。唯是這一章說得最分曉。通考。朱子曰。性
是靜情。是動心。則兼動靜而言。統猶兼也。性情皆出
於心。故心能統之。統如統兵之統。言有以主之也。仁
義禮智。是心統性。惻隱羞惡辭遜。是非。是心統情。○
陳氏懼齋曰。情者性之動也。實有此性。不能不發動。
其發者。性之實也。是為情。即孟子四端。惻隱羞惡辭
讓。是非之心是也。
故情字當訓實字。

批語 不肖二句雖亦見明其所必有相意思重在君臣當察識擴克上自謂不能主君言謂其君不能道臣言

○蒙引 不此是仁無所不愛義無所不宜禮無所不敬知無所不明

○擴克之說人皆候解前乍見孺子孟子指點真心示入正以無納交要與言應聲之念無別念處始是真真心擴充正欲時時是真心時時無雜念如火之始然不必在外而尋些火來幫助他只莫撲滅之而已

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

四體四肢人之所必有者也自謂不能者物欲蔽之

耳○通義人所必有應上文明其必有之說物欲蔽之應上文物欲害之說或有言四支與四體不同者支如木之枝兩手兩足是也條段也如性體之體上下左右分爲四段故謂四體

凡有四端於我者皆皆擴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

擴音

擴推廣之意充滿也四端在我隨處發見形句知皆反

兩字 卽此推廣而充滿其本然之量去聲則其日新又

新將有不能自己者矣能由此而遂充之則四海雖

遠亦吾度內無難保者不能充之則雖事之至近而

不能矣朱子曰入之下心在外者要收入來如求放

子一部書皆是此意大抵一收一放一闔一闢道理森然問推與充字曰推是從這裏推將去如石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到得充則擴得來滿如注水相似推是注水下去充則注得器滿不盡仁義之性本自可以充塞天地若自不能充廣則無緣得這般子滿只是空殼子○問知字是重字還是輕字曰不能擴充者正爲不知都只是空過了若能知而擴充其勢甚順如乘快馬放下水船相似

○問兩說充字未曉曰上尺說知皆擴而充之只說知得了要推廣以充滿此心之量下云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是能充滿此心之量上帶知皆擴字說下就能充滿說惟擴而後能充能充則不必既擴矣○此心之量本足以包括天地兼利萬物只是人自不能充滿其量所以推不去或能推之於一家而不能推之於一國或能推之於一國而不足以及天下此皆是未足以盡其本然之量須是充滿其量自然足以保四海○雙峰饒氏曰集註即此推廣是釋擴字滿其本然之量是釋充字自親親而仁民而愛物推至於無一民一物之不愛是充仁之量自一事之得及推至於無一事之不得安是充義之量禮智皆然人能充廣則四端之流行發達常如火始然泉始達其勢方張而不可遏便由此而可以燎原越海若不罷充廣則如火始然而即滅泉始達而即竭便只恁地休了所以集註云日新又新新字正是發明一始

字之意問四端眾人皆有若擴充似非眾人所能曰知皆擴而充之其緊要在知字皆字眾人之中若有能知所以擴而充之又於四者皆能擴而充之則便是人中之君子但患人不知不為耳○張氏彭老曰朱子云若以始終言則四端是始發處端訓始字尤切如發端履端開端之類皆始也孟子既言之凡有四端若火始然泉始達始便是火之端始達便是是泉之端惻隱羞惡便是仁義之端此心始動乃是情可為善處是心也人皆有之然不能無智愚之異由充與不能克而已如乍見孺子將入井看是何等人皆有惻隱之心此所謂仁之端苟能因此擴而充之其仁將不可勝用不能充廣天理纔動人欲便蔽於是內交等心生循是而人欲日長天理日消而仁之端漸然矣此自謂不能者也始於充與不能充之分終乃天壤隔焉○雲峰胡氏曰集註於盡心曰盡其心之量此則曰充滿其本然之量須看朱子如何

下「量」字蓋體無所不具用無所不周此心之量本如身其大也知性則有以盡此心本然之量知此性之發而擴充之則有以滿此心本然之量○此章所論人之性情心之體

用本然全具而各有條理如此學者於此反求默識

而擴充之則天之所以與我者可以無不盡矣慶源輔氏

曰集註反求默識者格物致知窮理之事也擴充之者誠意正心九行之事也既能窮理又能力行則天之所以予我仁義禮智之性可以各各充滿其量而無遺憾矣前言日新又新將有不能自己所以言其推廣之意於其始也此言天之所以與我者可以無不盡矣所以言充滿於其後之意也

曰人皆有是心惟君子為能擴而充之不能然者皆

此圖者何誤也它本无之

一年四季九十日土寄旺

十八日

○通義仁山金長曰四行皆生於土試反諸身腎屬水心屬火肝屬木肺屬金脾屬土然脾受飲食而四藏皆食於脾

○白雲許氏曰四行非土無以生四德非信無以成土即大地也無地則金木水火何所倚信即實理也非實理則仁義禮智為虛言矣集註所謂定信以方其言成名以時言專氣以溫涼寒暑之氣言無定位即下文之於四行無不在無

自棄也然其充與不充亦在我而已矣雲峰胡氏曰性者心之體

其味發也本然全具情者心之用其初發也各有條理反求默識窮理之事擴充行之事至于天之與我者無不盡即是盡心而知之無不盡盡性而行之無不盡也

又曰四端不言信者既有誠心為四端則信在其中矣愚按四端之信猶五行

行之土無定位無成名無專氣而水火金木無不待

是以生者故土於四行無不在於四時則寄焉去聲

其理亦猶是也朱子曰四端不言信如實是惻隱實是羞惡信便在其中○土於四時各

寄王十八日或謂王於戊己然季夏乃土之本宮故尤王於夏末月令載中央土者以此○潛室陳氏曰

成名無專氣即下文於四時則寄王也

○蒙引云無定位無成名無專氣無定位位寄於木火金水也無成名名寄於木火金水也無專氣氣貫於木火金水也

五行無土位位在四象之中五常無信位信在四端之中○雲峰胡氏曰按饒氏云以四方論之土無定位無成名無專氣以五方論之亦未嘗無定位成名專氣不可執一者愚見朱子之說是就五方看左見得試以河圖看之五土居中似有定位然三八木位乎東不可以西十六水位乎北不可以南如中間五點則自具五方而於東西南北無所不該似有定位而實無定位也一二三四各因五而後成七八九六故於四季各寄主十八日木火金水各專生長收藏之一氣而各成生長收藏之一名然無土皆不可是則土無專氣而氣無所不貫土無成名而名無所不成就四方看如此就五方看亦如此似不必分也分看則論土於四行之外是猶論信於四端之外合看則土實在四行之中而信在四端之中也○新安陳氏曰此章始專以不忍人之仁言繼因體驗惻隱之心而悉及羞惡辭讓是非之心貫四者一仁也惟聖

○蒙引云本文惟恐字大註二利字最重皆以心言心以智異也○孟子此說嘗有戲反之者曰矢人似不仁於函人然為軍者得

人能以是心行是政安而行之者也惟君子能知其本有是心而擴充之勉而行之者也若眾人則不能識察不能擴充此心雖發隨發隨泯真非棄也又按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同此天理也物欲害之則天理之存焉者寡矣見孺子而惻隱天理也內交之類即人欲矣四端能充不能充之分判於擴天理與存人欲而已此章亦在於過不欲擴天理也通考東陽許氏曰此章七節第一節言人心皆有仁二節言先王全此仁以實人之皆有是心三節就人易曉處指出使人體認此心四節併言義禮智各有所發皆是本然之性六節言四者人所共得不可自棄七節言因發處察識而推充之工夫全在此後一節

○垂曰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矢人惟恐不傷人函人惟恐傷人巫匠亦然故術不可不慎也

矢以射賊則未害於仁為賊者得甲以自衛則凶人之助庸矣巫為八祈生亦有罔之生也幸而免者匪者作為棺槨死者人所不免向無棺槨則委於溝壑由是言之匠之仁大矣

○通義仁山金氏曰論語集註作擇里此作擇所以自處古人引詩斷章取義古語亦然彼以擇里言且上文也此以擇自處言引下文也然此說可兼彼義○存疑云孔子之言一耳緣子所引之意異也論語處仁指仁道言○袁了凡曰尊爵只說其至貴而不可襲也士只說其寧居而不可離註得之最先辨也天命之性一齊豈有先後林以仁而萬善在後之理本心全體之德於安生亦不切

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貞者事之幹也元萬物之始專為善大

函甲也側隱之心人皆有之是矢人之心本非不知函人之仁也巫者為去聲久所祝利人之生匠者作為棺槨利人之死新安陳氏曰此只借以術之端擇說起引上人當擇仁而處之

孔子曰里仁為美擇不處仁焉得智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莫之禦而不仁是不智也焉於虔反夫音扶

里有仁厚之俗者猶以為美人擇所以自處上聲而不

於仁安得為智乎此孔子之言也新安陳氏曰孔子之意本言擇里孟

子引之以證擇術微有不同集註於此只以孟子之意釋孔子之言故與語註小異仁義禮智

緣子所引之意異也論語處仁指仁道言

○袁了凡曰尊爵只說其至貴而不可襲也士只說其寧居而不可離註得之最先辨也天命之性一齊豈有先後林以仁而萬善在後之理本心全體之德於安生亦不切

皆天所與之良貴而仁者天地生物之心得之最先

而兼統四者所謂元者善之長也故曰尊爵問仁

尊爵先生解曰仁者天地生物之心得之最先如何是得之最先朱子曰人得那生底道理所謂心生道

也有是心斯有是形以生也○新安陳氏曰元者善之長也此句出易乾卦文言引以為證元者生意之始為亨利

貞之長在人則為本心全體之德有天理自然之

安無人欲陷溺之危人當常在其中而不可須臾離

去者也故曰安宅此又孟子釋孔子之意以為仁道

之大如此而自不為之豈非不智之甚乎慶源輔氏曰五性皆

孟子卷之三
人心之德而仁則周貫乎四者之中故為本心全體之德天理有則而不流故有自然之安人欲橫流而無止故有陷溺之危克盡人欲純是天理左始是仁此所以有安而無危也人當常處其中而不可須臾離即所謂依於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之意此聖門學者必以求仁為先務也○西山真氏曰仁乃我所自有苟欲為之誰能止者乃其心於不仁豈非不智乎故仁智二者常相須焉不仁斯不智矣下文言之不智斯不仁矣此是也○東陽許氏曰集註本心全體之德以仁之體言人當常在其中而不可須臾離兼其用言

不仁不智無禮無義人役也人役而恥為役謂人而恥為失人而恥為失也由與猶同

○邵芝甫曰唯肯云人役只是說其人品卑賤之意如今人家奴家傭此等卑賤之人皆不知仁義禮智為何物故借人役以為言不必作小國役大國看○林希元曰人役而恥為役猶如人而恥為弓三句頗難看尋常都忽略了弓失人如何恥為弓失攻於小國以供民用是不能大有為以服役人故自羞恥不能自強以服役人但為人役而恥之亦猶是也

蒙引云人役而耻為役以下皆是傲而進之之辭

以不仁故不智不智故不知禮義之所在慶源輔氏曰不仁則頑然不覺故不智不智則懵然無知故不知禮義所在

如恥之莫如為行

此亦因人愧恥之心而引之使志於仁也不言智禮義者仁該全體能為仁則三者在其中矣

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後發發而不中不怨勝己者及求諸己而已矣中中去聲

為仁由己而由入乎哉雙峰饒氏曰此上三四章皆命君若君若命命是為當時君大夫言之此章

○存疑曰為仁如何前章貴德而尊士云云則為之仁也

○劉克明曰解曰正己而後發句輕只重不勝反求上言為人所役者如射為人所勝不必怨人但當反求諸己而已

命君若君若命命

矣本文屬射者饒氏一說
甚當

孟子卷之三

六十二

與仁則榮二章之意同皆是教時君因恥辱而勉於
仁言不能行仁則既無尊爵之可貴又無安宅之可
居安富尊榮皆無之而為人役不免焉則不當歸怨
於人但當反求諸己己能為仁大國安能役之此役
字即小國役太國趙六千里為讐人役之役○新安
陳氏曰此章以尊爵安宅論仁其理甚精微勉人為
仁其意甚切至既言莫之禦而不仁又言反求諸己
皆言為仁由己其機在我不在人也仁固包義禮智
然人所以不為仁者由於是非之心不明與羞惡之
心不正耳故孟子先言是不智也欲人以是非之智
而擇為仁之術繼言如恥之欲人以
以羞惡之義而決為仁之機也

○季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

喜其得聞而改之其勇於自修如此周子曰仲由喜

○虛者曰仲由喜聞過令名無劣焉非是說喜聞過一事令名也因喜聞過而勇於自修故有善可稱而今
名無劣也

聞過令名無窮焉今人有過不喜人規如諱疾而忌
醫寧滅其身而無悟也噫程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

過則喜亦可謂百世之師矣南軒張氏曰聞過則喜
非能克其驕吝蓋不能

驕則自以為善而惡人議已各則安其故常而不能
從人子路用力於克己其功深矣○慶源輔氏曰人
受天地之中以生本自無過所以有過者非出於氣
稟之偏則由乎物欲之誘人能知而改之則可以復
於本然之善不知則其過愈深將陷溺焉而失其所
以為人矣是豈可不懼哉人以告我有過我固得而
改之以復於善則又豈可不以為喜乎然非子路之
勇於自修則亦不能然也○新安陳氏曰程子深贊
子路欲學者師之
以修身補過也

○離婁下篇亦有焉好善

○禹拜昌言大禹讓皋陶

○其言也
莫者有此語蔡氏註曰昌言盛德之言也拜所以敬其言也

○楊泰湖曰大舜有天爵

○陸平果曰舍已從入註謂舍己之未善以從入恐未然善舍己云者忘己之謂也語云聖人忘己靡所不忘夫忘己者形骸之已也靡所不忘者大同無我之已也蓋人與己之心同一理理則人已兩忘矣疑所謂舍己蓋如此

○家引云取人實兼物我相忘之意外忘其善之在己內忘其善之在己

○通義吳氏程曰取之於已謂取彼之善而用之於己也

禹聞善言則拜

書曰禹拜昌言蓋不待有過而能屈已以受天下之善也慶源輔氏曰子路賢者也故不能無過但勇於自修是以真於得聞而改之再則聖人也其心純是天理本然之善故不待其有過但一聞善言則至誠屈已拜而受之

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舍已從人樂取於人以爲善上

聲樂音洛

言舜之所爲又有大於禹與子路者善與人同公天下之善而不爲私也已未善則無所係吝而舍

○說文繁末也賈誼賦使驥驥可保羸

以從入人有善則不待勉強而取之於己此

善與人同之目也程子曰樂取於人爲善便是與人爲善與人爲善乃公也問善與

入同朱子曰善者天下之公理本無在己在人之別但人有身不能無私於己者故有物我之分焉惟舜之心無一毫有我之私是以能公天下之善以爲善而不知其孰爲在己孰爲在入所謂善與人同也舍己從入言其不先立己而虛心以聽乎天下之公益不知善之在己也樂取於人以爲善言其見人之善則至誠樂取而行之於身益不知善之在己也此二者善與人同之目也然此二章本一事特交互言之以見聖人之心表裏無間如此耳○大舜樂取諸人以爲善是成己之善是與人爲善也是善人之善○慶源輔氏曰禹聞善言則拜聞之者禹也取之者人也以我之聞聞彼之善拜以受之猶有人己之分也

至於舜則善與人同耳善與人同者蓋善乃天下之公非人已所得而私也故曰公天下之善而不為私也○覆峰饒氏曰舜之稱堯友以舍己從入為惟帝時克聖人雖生知而不自以為生知常虛心以受人之善已之所為偶有未盡而人之所見有善於己即舍而從之無一毫執吝之意乃所以見聖人之無我而非人所及也

自耕稼陶漁以至君帶無非取於人者

舜之側微耕于歷山陶于河濱漁于雷澤史記五帝紀舜耕歷

山歷山之人皆讓畔漁雷澤雷澤之人皆讓居陶于河濱河濱器皆不苦窳病也一年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歷山在河東雷澤夏州今屬濟陰河濱濟陰定陶西南

○韓非云歷山之農者侵畔耕馬期年欲飲正河濱之漁者爭抵畔往漁焉期年而讓長東夷之陶者器苦窳往陶焉期年而器牢○孟子圖記謂齊之南山為歷山舜所耕處故其城各歷城今濟南府○黃帝時有賈封人為陶正此陶之始也陶謂陶瓦為酒樽陶即器○尸子云燧人之世天下多水故教人以漁文子云堯使水處者歷山處者故○歷齊曰耕稼謂耕那稼也稼以不言詩曰在田曰稼

○蔡清曰取諸人以為善不可謂只是取人之善蓋如好問問中之說取須兼言行故曰問善言見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也

○吳無障曰與人為善言我少之為善與天下人共為之澹合今同做此善略不分亦我與無毫髮差離界限故曰莫天與字不作助字有

○申甫曰與人為善申說其為善與人同也猶云與人共為此善也

○程明道謂其師禮曰為我盡心而介甫我亦未敢自以為是如有說願從復此云心公理無彼我果能明辨不有蓋於介甫則必有蓋於我

○蒙引云彼此之間今人以由禹與舜分彼此非也是以人已分彼此

取諸人以為善是與人為善者也故君子莫大乎與人為善

與猶許也助也取彼之善而為之故我則彼益勸於為善矣是我助其為善也能使天下之人皆勸於為善君子之善孰大於此慶源輔氏曰舜之取人以

之意也孟子推說其事故以為取諸人以為善是及助人之為善也因吾取人之善以為善而使天下之人皆勸於為善則是聖人成己成物之事故曰君子之善孰大於此此章言聖賢樂音善之誠初無彼此之間去聲故其在人者有以裕於

○裕介節戒切答也寬也見
廣韻

孟子卷之三

六一五

已在已者有以及於人孟子曰禹聞善言則拜猶若
聖人之拜固出於誠意然拜是容貌間未見得行不
行若舞則真見於行事處已未善則舍已之味善而
從人之善人有善則取人之善而為己之善人樂於
見取便足詳助他為善也○慶源輔氏曰集註所謂
聖賢兼字路禹舜言之三人雖淺深大小不同其樂
善之誠皆無彼此之間末二句却單說舜○新安陳
氏曰舜事優於禹禹事優於子路然學者之希賢希
聖未有無其序者常人狗欲背理違過飾非視子路
之心已相背馳何敢言舜禹事必先忘私克己然後
能至公而自然無私故必如子路之克己私始漸能
如聖人之與人為公耳○新安倪氏曰語錄云三者
本意只是取人但有淺深而與人為善乃是孟子再
疊一意以發明之即此條以證集註之說則是三人
皆有樂善之誠子路樂於聞人告之以有過禹樂於

○按註塗泥也此只解塗
字可註趙岐曰塗泥灰塵
曰黑者即令火炭一字當
作水火之分蓋通鑑曰漢
光武皇帝二年遣將軍馮
異又關微留禹還京師條
集覽云元元塗炭者元善
人也元元者非一人也民
陷於泥塗燕於炭火
○蒙引云塗炭塗是泥炭

○季子伯夷非其君不事非其友不友不立於惡人
之朝不與惡人言立於惡人之朝與惡人言如以朝衣
朝冠坐於塗炭推惡之心思與鄉人立其冠不正望
望然去之若將浼焉是故諸侯雖有善其辭命而至者
不受也不受也者是不屑就已朝音潮惡惡上去聲
塗泥也鄉人鄉里之常人也望望去而不顧之貌免

此章五節子去就之章
聞人之善言而拜舜樂取人以為善雖有淺深是皆
在人者有以裕於已也末二句所謂在已者有以及
於人乃是申明孟子再疊之意耳輔
氏謂末二句皆單說舜竊恐未然

是火炭蓋水火之分也故

云民醫蓋炭之推手推

乏也思備夷自思見得如

匪也之詞命雖善而其入

未善也故亦不受若孔子

則交以道接以禮斯受之

矣

○按趙氏曰潔也一說也

說文曰動作切切也又一

說也此朱子兼一說以解

一屑字其義始盡今俗師

多塗抹了說文一說殊可

笑

○徐錯曰屑屑屬動作也

○屑增韻輕也苟也

○切急也見增韻

○蒙引云不羞汗君不卑

小官是進也然進不隱賢

而必以其道必以其道則未免於遺佚

困是和而介也夫和而介則雖不絕於惡人而實不深於惡人云云遺佚與困皆不同遺佚是去位也困是困也

汗去聲也趙氏曰潔也說文曰動作切切也不屑就

言不以就之為潔而切切於是也命趙氏說文二一

語助辭朱子曰世之所謂清者不就惡人取若善辭

所以為聖之清也柳下惠不屑之意亦然新安陳氏曰此言伯夷之清嚴於惡惡而不輕與人羣也

柳下惠不羞汗君不卑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

而不怨阨窮而不憫故曰爾為爾我為我雖袒裼裸裎

於我爾焉能況我哉故由由然與之偕而不自失焉

援而止之而止援而止之而止者是亦不履去已佚音

音但。揚音錫。裸音魯。果反。程。音程。焉能之焉於度反。

柳下惠曾大夫展禽居柳下而謚惠也爾雅趙氏惠

柳下惠氏展各獲字禽柳下是所不隱賢不枉道也

遺佚放棄也阨困也憫憂也爾為爾至焉能况我哉

惠之言也袒裼露臂也裸裎露身也由由自得之貌

偕並處上聲也不節失不失其正也援而止之而止

者言欲夫而可留也朱子曰進不隱賢便是必以其

道入存所見不肯發出尚有所藏便是枉道問集註謂不隱賢不在道也疑與下

○唐荆川曰此叙夷惠清和之行而勸之當願學孔

孟子大全 卷之三

然也。○所以不解作不蔽賢謂其下文云必以其道若作蔽賢說則下文不同矣。○不隱賢謂不隱避其賢如已當廉却以利自污已當勇却以怯自處之類乃是隱賢是枉道也。○夔峰饒氏曰他人不羞汚君不以卑小官必至于苟進而柳下惠則不隱賢他人見祖湯裸裎而與之借則必至于流而柳下惠則不肯失此其所以為聖人之和而異乎常人之和也。○新安陳氏曰此言惠之和竟以處眾而不輕與人絕也。

孟子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

隘狹窄

側格

也不恭簡慢也夷惠之行

去聲

固皆造

到

反乎至極之地然既有所偏則不能無弊故不可由

也。朱子曰伯夷既清必有隘處柳下惠既和必有不恭處道理自是如此孟子恐後人以隘為清以不

朱為和故曰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問如伯夷之清而不念舊惡柳下惠之和而不以三公易其介此其所以為聖之清聖之和也。但其流弊則有隘與不恭之失。曰這也是諸先生恐傷觸二字所以說流弊。今以聖人觀二字則二字多有欠闕處纔有欠闕處便有弊所以孟子直說他隘與不恭不尊說未流如此如不念舊惡不以三公易其介固是清和好處然十分只救得一分救不得那九分清和之偏處了。○問不恭是處已足待久曰是待人如此其心玩世視人如無也。○清和皆是一偏學之便有隘不恭處使儒夫學和愈不恭鄙夫學清愈隘矣。可為百世師謂能使人薄者寬鄙者敦頑者廉懦者立君子不由不由其隘與不恭也。○夷隘惠不恭不必言效之而不至者其弊如此只二字所為已有弊矣。○雲峰胡氏曰道惟中則無弊夷惠不合乎中庸之道故君子所不由夫子之道大中正之準故孟子所願學。○新安

陳氏曰孟子一書言夷惠者不一以百世之師稱之
以聖之清和誥之此章則謂其隘不恭似若相反蓋
孟子實欲人法夷惠之得又恐人不知戒夷惠之失
其憂學者至矣呂伯恭曰學伯夷者未必得其清而
先得其隘學惠者未必得其和而先得其不恭大抵
清之極易至于隘和之極易至于不恭學之者當法
其清和之得而戒其隘不恭之失可也程氏復
心曰動作切切只是不及汲汲於去屑字
却是重如此解屑字左盡其義以聖人觀二子
多有欠處便有弊所以孟子直說隘與不恭耳

學集註大全卷之三終

○專林廣記六甲孤虛之法 假如其年十一十二當孤則五六為虛也甲子乙丑丙寅丁卯戊辰巳巳庚
午辛未壬申癸酉 甲戌乙亥丙子丁丑戊寅巳卯庚辰辛巳壬午癸未 甲申乙酉丙戌丁亥戊子巳丑
庚寅辛卯壬辰癸巳 甲午乙未丙申丁酉戊戌巳亥庚子辛丑壬寅癸卯 甲辰乙巳丙午丁未戊申巳
酉庚戌辛亥壬子癸丑
甲寅乙卯丙辰丁巳戊午
巳未庚申辛酉壬戌癸亥
時孤虛于時 戌亥孤
辰巳虛
日孤虛于日 戌亥孤
辰巳虛
月孤虛于月 戌亥孤
辰巳虛
天孤虛于歲 戌亥孤
辰巳虛

學集註大全卷之四
公孫丑章句下

凡十四章自第二章以下記孟子出處行實

為詳補考勿軒熊氏曰首章為國之本不在富
強以得民心為本即首篇告齊梁之意二
章至篇終皆孟
子居齊之事

學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此章是君當以結民心為本
天時謂時日支干孤虛王相並去之屬也蔡氏曰時
日辰也史記註六甲孤虛法甲子旬戌亥為孤辰巳
為虛後五甲倣此如今人以甲子旬無戌亥為孤辰巳

○蒙引孤即空亡三車一
覽論空亡曰甲子旬中戌
亥是甲戌旬中甲酉是甲
申旬中午未是甲午旬中
辰巳是甲辰旬中寅卯是
甲寅旬中子丑是問何
以謂之空亡甲子旬中遁
至酉而十干足以無戌亥
為空亡甲戌旬中遁至未
而十干足以無申酉為空
亡倣倣此○虛者子實則
母虛如甲乙木實則壬癸

水虛丙丁火實則甲乙木虛之類。

○袁了凡曰天時註謂時日支干孤虛旺相之屬恐未必然只說利于攻戰之時為正。

○存疑云時春氏謂四時輔氏謂十二時今以孤虛旺相之法觀之當作四時看。

○蒙引云舉用兵所恃者而策其輕重示人當知所重也。

旺相者如春木旺木生火則火相夏火旺火生土則土相
凡歌于王夫為孤以相克故也生乎王夫為虛

是以空亡為孤也辰巳與戌亥對辰巳為虛王相東方木旺相於卯之類。慶源輔氏曰時十二時日十白支十一支干十午也。雙峯饒氏曰此大槩以五行衰旺言之五行有孤虛時有旺相時春屬木甲乙木生丙丁火便是木旺而火相旺字即是王字相王之為也。金到這裏衰所以孤孤者無輔助之意如今說四廢然水為母木為子子實則母虛水到此所以虛或問此說時日或是方所曰二者一般一箇是橫一箇是直所以天德月德日亦有天德月德方大意如此其間又自有細密處。通考仁山金氏曰此兵家用日時方位法也支即十二枝子即十幹十申如木之有幹十二辰如木之有枝唐李靖用兵精風角孤虛空亡也虛空亡對宮歲孤虛太歲後二辰為孤前四辰為虛月孤虛正月以子丑為孤午未為虛旬孤虛如甲子旬則戌亥為孤午未為虛餘倣此王相占算家所謂吉凶臧否平王相休囚死又五行十二

宮生旺入卦冬至坎王震相立春震王巽相之類皆是總言以之屬二字其用非一兵家八門遁甲逐時分開休生傷閉景死驚方立太乙局逐日分主客勝負又出城布陣逐時占斗柄天角所指之方又如六壬遁甲以支加支范蠡以占歲占兵此皆其屬也。趙氏惠曰孫臏疏于支所以配時日而用之金王在巳午未申酉木旺在亥子丑寅卯水王在申酉戌亥子火王在寅卯辰巳午土王在申酉戌亥孤虛者其法以一畫為孤無畫為虛二實為實以六十甲子日定東西南北方向然後占其孤虛實而向背之即知吉凶如周武王犯歲星以伐商魏太祖以甲子日破慕容之類是也又曰戰陳之法背孤擊虛則吉史記律書以十干十一支配五音十二律而序云六律為萬事根本其於兵械尤所重故云望敵知吉凶聞聲效勝負此雖以律言而不離乎十干十一支是皆兵書所尚也集註謂孤虛王相之屬又當觸類而推

地利險阻城池之固也人和得民心之和也立兩

文分兩邊

○蒙引云此條出天時不如地利就攻上說

○管子曰內為之城外為之郭○白虎通云天子曰

崇城言崇高也諸侯曰干城言不敢自尊禦於天子也

曠曰持久必有值天時之善者

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環而攻之而不勝夫環而攻之必有得天時者矣然而不勝者是天時不如地利也扶
三里七里城郭之小者郭外城環圍也言四面攻圍曠曰持久必有值天時之善者
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堅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

○蒙引云此條申地利不如人和就守字上說○兵革米粟皆出於地利故亦為地利按上詳地利險阻城池之固也○人和得人心之和不離叛也

革甲也粟穀也委棄也言不得民心民不為守也

趙氏曰古甲以革為之故西人為攻皮之工後世始用金曰鎧○饒峯饒氏曰張謂可以全無天時地利但不知人和兩用兵也要天時地利但人和為本人心不和雖有天時地利亦不可取勝況時不時屬天利不利屬地人心不和則在我而已在天地者難必在我者可恃通考仁山金氏曰黃牛皮者為革甲青牛皮者為兕甲即今水牛皮也有殼曰粟無殼曰米粟即穀也古人米與穀兼積米切用而易腐穀氣全而可以久緩急兼儲後世軍儲獨以米故久即不可食

故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國不以山谿之險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親

○蒙引云此條重在得道多助一句其封疆山谿意不主地利言此節無地利專言得人和之所以在得道此聖賢之兵法也所謂

不戰而屈人兵者也。

○通義仁山金氏曰封疆

古者每國封土為界。

○爾神水注川曰谿注谿

曰谷。

○存疑曰兵固是利章亦

謂之利者猶夫里之布茲

征稅字也。

○焦弱疾曰天下順之即

是多助之至順是原效順

之意未便都來飯也順之

都至於天下親戚不消說

矣叛之者至於親戚又何

望于天下耶。

○次崖曰以天下之所順

節是說得人和之可戰以

終上文之意。

○又云此說得人和之可

戰以終上文之意。

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順之。

域界限也。

南軒張氏曰得道者順乎理而已舉措順

理則人心悅服矣先王之所以致人和者

在此而極夫多助之效至於天下順之其王也孰禦

一失道則違拂人心之所勝雖親亦疎矣不亦孤

且殆哉雖有高城深池誰與為守

雙峯饒氏曰緊

要在得道二字上

新安陳氏曰封疆山谿兵革皆

未也不以不全以此

也其本在得道而已

矣。

以天下之所順攻親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戰戰必勝

言不戰則已戰則必勝。○尹氏曰言得天下者凡以

得民心而已。

新安陳氏曰此章言用兵在得人心得

人心在得道得道以得人心則地利

險人為之守天時之善人為之乘先王之守國家用

天下本未具舉如此固以得道得人心為本而亦不

廢天時地利之末孟子見當時用兵者惟以天時

地利為務而不知以得道得人心為本故發此論

○季將朝王使人來曰寡人如就見者也有寒疾

此字見當節不可

不可以風朝將親朝不識可使寡人得見乎對曰不幸

而有疾不能造朝

章內朝並音朝唯朝將之

王齊王也季子本將朝王王不知而託疾以召季子

故季子亦以疾辭也

問莫是齊王不谷託疾否孟子

曰未論託疾孟子之意只是言

○有疑如字只作若字說

謂寡人若就見因有寒疾

云云勿依蒙引作往字說

若作往字說如字上尚當

添一知字方成辭氣且下

就見字已含往字了。

○講述云朝將親朝上朝

字謂明朝也孟子本要明

日朝王王又先自來召故

不果。

他不合來召為其賓師有事則王自來見或自往
若王召之則有自尊之意故不往見在他國時諸侯
無越境之理只得幣來聘故賢者受其幣而往見
之答陳代如不待其招而往何哉此以在他國而言
答萬章天子不召師而况諸侯乎此以在其國而言
○孟子於此處賓師之位未嘗受祿非齊王所得臣
也王不能見而乃召之既失禮矣其託疾又不誠若
何而可往哉○新安陳氏曰王託疾以召孟子亦託
疾以辭欲其稱也與孔
子亦取陽貨之亡同意

明日出於東郭氏公孫丑曰昔者辭以病今日乎或
者不可乎曰昔者疾今日愈如之何不弔

東郭氏齊大夫家也管者昨白也或者疑辭辭疾而

○氏族略云東郭氏姜姓
齊桓公之後也○疏正義
云東郭齊國之東地氏者
未詳其人故云齊大夫家

陽貨云孺悲欲見孔子
孔子辭以疾將命去出戶
取瑟而歌使二童子

○孺悲紀載按譜云孺
仲子名孺孟子之子也四
十五代孫寧尊見一書於
陽山道人曰公孫丑內有
仲子問一篇乃知仲子實
孟子之子尊從學於公孫
丑者朱子注孟子從趙氏
以神子為孟子之從見弟
與誦明不同

○亦雅云兄之子弟之子
相謂為從父兄弟最見也
按韻會最見海切通作昆

出與孔子不見孺悲取瑟而歌同意慶源輔氏曰

孺悲而不見然又取瑟而歌使之知其非疾所以警
教孺悲也孟子以疾辭齊王而不往朝然又出與東
郭而使之知其非疾者所以警教齊王也
此皆聖賢至誠應物而得乎時中之義也

王使人問疾醫來孟仲子對曰昔者有王命有采薪之

憂不能造朝今病小愈趨造於朝我不識能至否乎使

數人要於路曰請必無歸而造於朝要平聲

孟仲子趙氏以為孟子之從去聲昆弟學於孟子者也

采薪之憂言病不能采薪謙辭也仲子權辭以對以

○薪蒸拾論云薪柴也所以供炊大日薪小日蒸供燔燎日薪○天子有疾稱不豫諸侯有疾稱負茲大夫稱大馬王稱負薪

○屈義仁山金氏曰曲禮辭以疾言曰某有負薪之憂言病不能采薪也古人辭疾常語

○陳抱中曰采薪之憂謂病不堪負薪故以為憂非憂即是病也

○焦澹園曰不得已者欲造朝則不可以應王之召欲飯家則又無以應王之問故之景丑氏宿焉景丑亦齊之臣亦世甲東郭之意不重失仲子之言上

○次崖曰惡是何言也言謂我為不敬王此言是何言也正以已非不敬王也

○未人曰云尔指何足與言仁義之言莫大乎是是字道無以仁義與上

○蒙引云景丑氏姓景氏名氏指其家而言

○嚴氏九切說文長跪也禮韻注拜也

○屈義金氏曰禮曰二句曾古禮經之文而必無見論語在官不俟履注據作在官不俟履註官謂朝廷治事處今集註諸本多作官字

孟子卷之四

使人要孟子令聲勿歸而造朝以實已言新安陳氏曰王先詒

疾以召意本不誠今問疾醫來虛文美觀意亦非誠也仲子遂權對促朝

不得已而之景丑氏宿焉景子曰內則父子外則君臣

人之大倫也父子之恩君臣之敬丑見王之敬子也未

見所以敬王也曰惡是何言也齊人無以仁義與王言

者豈以仁義為不美也其心曰是何足與言仁義也云

爾則不敬莫大乎是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

故齊人莫如我敬王也惡平聲下同

○次崖曰惡是何言也言謂我為不敬王此言是何言也正以已非不敬王也

○未人曰云尔指何足與言仁義之言莫大乎是是字道無以仁義與上

景丑氏齊大夫家也景子景丑也惡歎辭也景丑所

言敬之小者也孟子所言敬之大者也慶源輔氏曰

曲拳奔走承順之敬敬以貌世俗之所知故曰敬

之小孟子所言陳善閉邪致君堯舜之敬敬君以心

聖賢之所行故曰敬之大西山真氏曰景子但知

聞命奔走為敬其君不知以堯舜之道告其君僕隸

之臣唯唯承命外若敬其君然心實薄以

曰是何足與言仁義此不敬之大者也

景子曰否非此之謂也禮曰父召無諾君命召不俟駕

固將朝也聞王命而遂不果宜與夫禮若不相似然

扶下同

○曰氏曰諸者詩而未行也陳氏曰諸應之緩唯應之速鄭氏曰唯來於諸○未人曰此字指七義不與王意

○黃孝本紀聞曰惡得二句或云天下三達尊齒德二者皆在我齊主但有其爵耳惡得有其二而慢哉之二或此與非周田子方傲物氣象同一流非子孟子大賢語氣乎乎語意只據三達尊論道理言天下三達尊有三則夫爵雖尊也亦惟尊之一焉焉得肯有其二惟以爵為尊而慢其二視齒與德皆在其下○存疑云有其一以慢其二其是說齊主以爵慢臣而臣也

禮曰父命呼唯以水反而不諾又曰君命召在官不俟

履官謂朝內在外不俟車並出禮記玉藻篇言孟子本欲朝王而

聞命中止似與此禮之意不同也

曰豈謂是與曾子曰晉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

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夫豈不義而

尊乎豈之是或一道也天下有達尊三爵一齒一德一

朝廷莫如爵鄉黨莫如齒輔世長民莫如德惡得有其

一以慢其二哉與平聲慊口聲

慊恨也少也或作慊字書以為口銜物也然則慊亦

但為心有所銜之義其為快為足為恨為少則因其

事而所銜有不同耳孟子言我之意非如某子之所

言者因引曾子之言而云夫此豈是不義而曾子肯

以為言是或別有一種上聲道理也達通也蓋通天下

之所尊有此三者曾子之說蓋以德言之也今齊王

但有爵耳安得以此慢於齒德乎宋子曰達尊之說

值則各伸其尊而無所屈或相值則通視其重之所在而致隆焉故朝廷之上以伊周之忠聖者老而

○爵也齒也。朝廷者也。上黃端明書中語也。徐鴻淵曰此論前人所未備。孟子於爵齒皆言所處惟德不晉意可見矣。

祇奉嗣王。左右孺子。不敢以其齒德加焉。至論輔世長民之任。則木甲成王固拜手稽首於伊周之前矣。其迭為屈伸。以致崇極之義。不與於孟子之言也。故曰通視其重之所在。而致隆焉。惟可與權者知之。爵也齒也。蓋有偶然而得之者。是以其尊施於朝廷者。則不及於鄉黨。施於鄉黨者。則不及於朝廷。而人之敬之也。亦或以貌而不以心。惟德得於心。充於身。刑於家。推於鄉黨。而達於朝廷者。也曾子曰。彼以其富其爵。我以吾義。吾仁。子思曰。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孟子曰。惡得有其一。以慢其一哉。師弟子間意見之相合。固如此。○雙峰饒氏曰。景子之言。是人臣事君之常。孟子之言。是人君尊賢之道。○東陽許氏曰。仁者循理樂天。安貧守分。故不知彼之富。義者審度事宜。進退有制。故不羨彼之貴。富只在彼。爵可加我。故用仁義。字不同。

○集解國曰。不召之臣。就君說此。曰。字不是。當作有官職者。如云。市井之臣。草莽之臣。下根。○得疑云。必有。所不召之臣。言有所不可召之臣也。不可說不宜思。不召。身。上。說。道。就。賢。者。抱。負。說。如。仁。義。忠。信。樂。善。不。倦。其。德。也。如。事。所。舉。平。治。天。下。之。具。其。道。也。愚。謂。德。以。人。之。所。得。言。道。即。其。所。得。者。也。德。死。心。道。如。性。

○蒙。自古。若。世。之。士。夫。抵。皆。以。此。上。君。以。受。之。去。就。

○徐。若。水。初。問。云。學。焉。而。後。臣。有。為。臣。之。時。趙。以。學。為。先。也。重。在。學。也。○次。崖。曰。學。焉。而。後。臣。之。尊。德。樂。道。也。不。勞。而。王。伯。若。足。於。大。且。為。也。

故將大有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謀焉則就之其尊德樂道不如是不足與有為也樂音洛

大有為之君大有作為非常之君也程子曰古之人所以必待人君致敬盡禮而後往者非欲自為尊大也去聲是故取雙峰饒氏曰取如取是損謀焉則就也

故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王桓公之於管仲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霸

先從受學師之也後以為臣任之也雙峰饒氏曰何處見得學而後

臣蓋學師之臣相之也觀夫之辭無所遜於湯桓之於齊一則曰仲父二則曰仲文亦可見師之之意

今天下地醜德齊莫能相尚無他好其所教而不好

其所受教好夫

醜類會齊比也學記此物醜類

醜類也尚過也所教謂聽從於已可役使者也所受

教謂已之所從學者也

湯之於伊尹桓公之於管仲則不敢尊仲且猶不奇

召而況不為管仲者乎

不為管仲而事自謂也

慶源輔氏曰不為管仲而事自謂也到此不得已而直言之不如

○蒙引地醜無一箇能勝
土地德齊無一箇能稍優
苟能好臣其所受教則德
進而地辟矣○好其所
教之人惟言莫違也○不
好其所受教之人始令
女所學而從我也

○講疏管仲且猶不可奇
二句見我尚不肯為管仲
而王之待我尤不若桓公
安莫其相與有為耶

是則公孫丑之徒終
不足以知此義也

范氏曰孟子之於齊處

寶師

之位非當仕有官職者故其言如此

問寶師如何朱子曰當時有所

謂客卿是也犬槩尊禮之而不居職任事但召之則
不往○新安陳氏曰若當仕有官職乃可以其官召

之○此章見寶師不以趨走承順為恭而以責難陳

善為敬新安陳氏曰恭見於外貌者故於趨走承順

人君不以崇高富貴為重而以貴德尊士為賢則上

下交而德業成矣

南軒張氏曰孔子膳肉不至而去

無禮皆非知孔子者孟子不朝而出也不知者或以為
為要君知者則以為太甚矣公孫仲子以門人近屬

猶不克知何怪於景丑乎。將朝禮也。聞王託疾之言而不往義也。明日出弔欲王深惟其故取。秘意也。使仲子知孟子之心則告之曰。首者疾今日愈而出弔矣。豈不正大。而何必為是紛紛哉。王託疾要賢邪。志也。孟子方引以當道可徇其邪志乎。孟子知人皆可為堯舜。故以堯舜事望王。若以僕僕共命為敬。則僕妾服役之事。取孟子於公孫仲子告之不詳。一子學者也。欲其深省而自識於景子。陳義著明如此。景子大夫也。庶幾其有以啓悟王心焉。初不可召而後為卿於齊何也。王始不能如湯之於伊尹。猶望其感悟於終也。賢者伸縮變化皆有深意存焉。○慶源輔氏曰。天地交而後萬物遂。上下交而後德業成。此自然之理也。世衰道微。君不知下。賢惟知恃勢以驕。賢者下不知自重。惟知自屈以諂。時君上日驕而下日諂。上下之情扞格而不接。德之與業。渙散而無成。天下日趨於亂。而世俗猶以孟子為迂闊亦可悲矣。○新

安陳氏曰。上下之交。惟不苟合。然後可合耳。

陳臻問曰。前日於齊王餽兼金一百而不受。於宋餽

七十鎰而受。於薛餽五十鎰而受。前日之不受。是則今日之受非也。今日之受。是則前日之不受非也。夫子必居一於此矣。

陳臻曰。弟子兼金好金也。其價兼倍於常者。一百百鎰也。○慶源輔氏曰。百鎰二千兩也。一鎰二千兩也。七十鎰一千四百鎰也。○慶源輔氏曰。百鎰二千兩也。一鎰二千兩也。七十鎰一千四百鎰也。

手曰。皆是也。

○家引云。董在「非字」上。○未引心居。於此矣。謂不克於一不是也。

此言見前。之在受命於理。

皆適於義也

慶源輔氏曰陳臻則就事迹
校量孟子則以義理斷制

當在宋也子將有遠行者必以饋辭曰餽饋予何為

不受

饋徐
力反

饋送行者之禮也

當在薛也子有戒心辭曰聞戒故為兵餽子何為不

受

為兵之
為去聲

時人有欲害孟子者孟子設兵以戒備之薛君以金

餽孟子為兵備辭曰聞子之有戒心也

有其辭則
義可受矣

○鄉澤山折衷云行必以
饋與有戒心只是自家有
處自餽自聞戒則彼所
致辭也

○唐肅曰處字一說就是孟子無所處一說是齊王之餽無所處然以上文子將有遠行字有戒心語一則是
孟子未有處也而齊王乃餽之則無辭矣○貨之謂以物餽之也從餽
○姚承春曰貨取者吾為其貨所取也

若於齊則未有處也無處而餽之是貨之也焉有君子

而可以貨取乎

焉於
度反

無遠行戒心之事是未有所處也

取猶致也

宋子曰取是羅致之意輕受之便是被
他以貨賄籠絡了問處字是處物為義

之處否曰是○南軒張氏曰人於不備受而受其動
於物固也當受不受亦是為物所動何則以其蔽於
物而見物之大也聖賢從容不迫惟義之安外物何
有焉物有大小義之所在一耳○新安陳氏曰孟子
辭受從容惟義之安陳臻欲辭則皆辭○尹氏曰言
受則皆受而不知隨事以酌其義固哉
君子之辭受取乎

通作
與唯當於理而已

慶源輔氏
曰孟子於

此無予尹氏供予言之者學者觀此非特可知辭與取之義亦可知所予矣

○孟子之平陸謂其大夫曰子之持戟之士二日而三

失伍則去之否乎曰不待三去上聲

平陸齊下邑也大夫邑宰也戟有枝兵也通考趙氏

曰戟單士戰士也伍行音杭列也去之殺之也

然則子之失伍也亦多矣凶年饑歲子之民老羸轉於

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曰此非距心之所

得為也幾上聲

溝長空深皆在水去引

○高皇帝嘗曰良饑而侯奏請道途往返遠有動經數月饑死者多矣自今天下有可饑年先發粟以貸民然後秦聞則是每牧尤不待入求而人人皆可汲爵矣牛羊亦何至於立死哉

○徐依曰宋神宗行新法嚴刻而一時賢臣幹旋其間若解平伍上言公申不廢親下不傷民人以為難亦非亦謂賢者所當盡力之時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以此觀之為政不可拘於法而一談之不得為

子之失伍言其失職猶士之失伍也距心大夫名對

言此乃王之失政使然非我所得專為也雙峰饒氏曰凶年說

得闢如水旱疾疫之類饑歲只是五穀不熟

曰今有愛人之牛羊而為之牧之者則必為之求牧與

芻矣求牧與芻而不得則反諸其人乎抑亦立而視其

死與曰此則距心之罪也為去聲死與之與平聲

牧之養之也牧牧地也芻草也孟子言若不得自專

何不致其事而去

▲當作兩項看牧牧地也蓋草場也就地食草也芻蓋刈去之草○大抵春夏則就牧地牧秋冬則須用割草亦隨所居之便○又凡養畜日則飼之於牧夜則飼之以芻

▲表趙田曰。註邑有先君之廟曰都。此左傳文也。今云上之為都當是周禮所謂都鄙之都。周禮四縣為都。不然豈五處皆立宗廟耶。不通矣。

▲陳賜傳見宋史新編百十八卷。字晉之。徽宗時人。著樂書。兄祥道著禮書。並行于世。

他日見於王曰。王之為都者。臣知五人焉。知其罪者。惟孔距心為王誦之。王曰。此則寡人之罪也。見音現。為王之為去聲。

為都治邑也。邑有先君之廟曰都。左傳莊公二十八年。築都。非都也。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無曰邑。邑曰築。都曰城。周禮四縣為都。四井為邑。然宗廟所在雖邑曰都。尊之也。

孔大夫姓也。為王誦其語。所以風去曉王也。○陳氏曰。陳氏名賜。字晉臣。三山人。孟子一言而齊之。君臣舉知其罪。固足以興邦矣。然而齊卒不得為善國者。豈非說悅而不釋從而不改故邪。慶源輔氏曰。孟子一言而齊之。君臣舉知其罪者。理明辭之。

達長於譬喻。而能感發於人。故也。然齊之君臣。雖知其罪。而終不能改。釋者志小。氣輕。志小則易定。蓋原休都無邪。自訟自責之意。如此。則何緣會改。○雲峰胡氏曰。齊之君臣。一時聞孟子之言。皆知其罪。夫理之作明也。終於不改。人欲錮之也。

○季謂蚘鼃曰。子之辭靈丘而請士師。似也。為其可以言也。今既數月矣。未可以言與。此言見君子之進退。當於理。蚘音遲。鼃音烏。花反。

蚘鼃齊大夫也。靈丘齊下邑。似也。言所為近。似有理。可以言。謂士師近至。得以諫刑罰之不中。去聲。趙氏應曰。周禮王以五刑先後刑罰。毋使罪麗於民。一曰誓。用之軍旅。二曰誥。用之會同。三曰禁。用諸田役。四

○補訓云。士師尚在邑宰之下。乃小官。而近君者也。○經史參同曰。蕭望之不欲死補而汲黯不願為。淮陽太守亦曰。臣願為中郎出入禁園。補過拾遺。臣之願也。皆為靈丘而請士師之責。

○韓退之之作。諍臣論。訊陽。聽謂得其言。而不言。與不得其言。而不言。無一可者也。宋范文正斥饒州。命抹

者聚諫官高若訥獨不言
歐陽修為書責之言其不
復知人間有羞耻事此亦
孟子諷諭之意

○林希九曰孟子尺激
其使言未嘗教他去祗盡
諫於王而不用致為臣而
去曰今既數自矣未可以
言坎其意便及請苟不得
其言便造去耳亦未見得
祗盡之去非孟子之為之

曰糾用諸國中五日憲用
諸都鄙先後猶左右也

祗盡諫於王而不用致為臣而去
致猶還也

祗盡賢於距心以之能
諫又能去

齊人曰所以為祗盡則善矣所以自為則吾不知也
去

幾半道不行而不能去也

公都子以告

公都子孟子弟子也

○解醒編云官守言責今人不辨久矣當以誠靈血而請性師朝之古者封疆之臣或守一郡或守一邑各
有土地人民之寄謂之官守朝廷之臣為腹心正且九有所見皆得
也近而不諫則尸利也此亡師之請謂之可以言也後世補闕拾遺
而非言責異乎孟子之所
云矣

○蒙引云此時未嘗為卿
於齊○進退即去就也進
字對退字生

曰吾聞之也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
其言則去我無官守我無言責也則吾進退豈不綽綽
然有餘裕哉

官守以官為守者言責以言為責者綽綽寬貌裕寬

意也孟子居賓師之位未嘗受祿故其進退之際寬

裕如此南軒張氏曰孟子與乎祗盡故得從容不迫

也然卒致為臣而歸誠意備至啓告曲盡而王終不
悟則有去之而已然三有出善猶庶幾王之改終從
容不迫也豈恃情者能識之○慶源輔氏曰距心有
官守祗盡有言責雖未自以為罪然諫不行能去

距心雖知其罪然姑是而止不聞其能去也蓋賢於
距心矣○雙峰饒氏曰餘裕是寬緩不迫之意賓師
從容規諷以漸而入如今朋友相似少焉不入亦當
去但寬得些子不如那有官守言責者恁地逼迫不
得其職不得其言則目下便著依或疑孔子不脫冕
而行與孟子之說不同曰正是一般蓋孔子有去志
久矣但夫得不恁地逼迫後來滕肉不至左不脫冕
而行且如衛靈公可謂無道然亦以賓禮待孔子故
孔子在衛極多時後來却因問陳明尹氏曰進退久
日遂行亦是久有夫志因此遂行耳

速當於理而已

雲峰胡氏曰集註前引尹氏言君子之辭受取予惟當於理而已此

又引其言曰進退久速當於理而已蓋天理人欲之
幾最不可不辨當辭而辭是天理受即非矣可久而
久是天理速即非矣如此則當於理不
如此則涉於欲故惟聖人能審其幾焉

○存疑云朝暮見在也反
齊滕之路遠也行車出
所當行之事也朝暮見在
所當行之事也朝暮見在
所當行之事也朝暮見在

○表一凡曰王手為卿而
出正卿也王驪以大夫
而輔行即次卿也恐不
○次虛云以子入太廟每
事問觀之使事雖有人治
亦不嫌問此云來者託辭

○季為卿於齊出於滕王使蓋大夫王驪為輔行

王驪朝暮見反齊滕之路未嘗與之言行事也蓋古盍反見音

蓋齊下邑也王驪王使臣也輔行副使夫聲也反往下同

而還也行事使事也慶源輔氏曰使事謂弔祭之禮邦交之儀凡禮文制數皆是

公孫丑曰齊卿之位不為小矣齊滕之路不為近矣反
之而未嘗與言行事何也曰夫既或治之予何言哉夫音

王驩蓋攝卿以行故曰齊卿夫既或治之言有司已治之矣孟子之待小人不惡而嚴如此南軒張氏曰雖為卿而實賓師也則夫禮文制數固可任之於有司是王驩雖曰輔行然齊王之意特欲藉孟子以為重有司之事不敢以煩而驩則行之也孟子特統其大綱於上而驩則其於下若驩於事上之禮有失邦交之儀有曠則孟子固不免有言以正其事之失也彼既或治之未見有可正之事則亦烏用有言哉○慶源輔氏曰夫既或治之正答公孫丑味當與之言行事一句孟子言使事有司既已治之而得其宜矣自不須更與王驩言也只此句便見孟子之待小人不惡而嚴之意使有司不能治其事於禮儀制數有曠闕不齊整處而孟子固不與驩言而正之則非所謂不惡矣今有司既已能治辨其事而猶與之言則便

○有疑曰不惡而嚴必不依輔氏說

有徇之之意而不可謂之嚴矣然則常情觀之孟子之不與驩言不以為惡之而不欲與之言則以為易之而不足與之言矣夫惡之而不欲與之言則隘易之而不足與之言則忽隘與忽孟子無是心也但言有司既已能治辨其事而不與之言則亦是順理之事而其中自有不惡而嚴之意耳故愚嘗謂君子之待小人有正已而無屈意有容德而無過禮惡惡之心雖不能無然亦不為已甚之疾也○新安陳氏曰君子以遠小人而不惡而嚴易卦大象傳文孟子於王驩不欲與言於用公行子亦可見今答王不過平平說所以不與言之意未始及也蓋欲使王自悟耳○治之朱子以為有司南軒以為驩正是治之者○黃氏洵饒曰孟子為卿於齊章待人不惡而嚴如此○易曰天下有山遯君子以遠小人而不惡而嚴程注曰遠小人之道者以惡聲厲色適足以致其怨怒惟在乎矜莊威嚴使知敬畏則自然遠矣

○虞書曰：「使虞敦匠，事高。」
句嚴字別是一句。
於「無欺」一節，「固」无斤及
矣。惟疑「之」過，「制」有。

○蒙引：董督也，非自治也。
不是。虞平素以治棺為
業，只是說當年為董，董
治作棺之事也。

○一說：王維山云：古者句
輓引起中古二句。制禮之
詞未白正原，制禮本意蓋
禮緣人心而制之，非強人
心而制之，必從厚乃人
子牛心之自不欺也。若凡可以用情者，無不為矣。
○孟母墓碑記云：孟母自齊葬於魯，蓋母喪也。其地在鄒縣北二十五里，山之陽，馬鬣其封隆然，而巨。

○蒙引：悅快也，所謂盡於
人心也。

○季子自齊葬於魯，及於齊，止於處，充虞請曰：「前日不
知康之不肖，使康敦匠，事嚴虞，不敢請，今願竊有請也。」
木若以美然。

季子仕於齊，喪母，歸葬於魯，嬴齊南邑。今泰州充
虞，季子弟子。嘗董治作棺之事者也。嚴，急也。木，棺木
也。以已通以美，太美也。

曰：古者棺槨無度，中古棺七寸，槨稱之，自季子達於庶
人，非直為觀美也。然後盡於人心。稱去

度厚薄尺寸也。中古周公制禮時也。槨稱之，與棺相

稱也。欲其堅厚久遠，非特為人觀視之美而已。直但

慶源輔氏曰：人子之喪親，所以為之棺槨者，蓋欲其
堅厚以歷久遠而已。非是欲為人觀視之美也。蓋必
如此，然後於人心為盡。取盡於人心，此一句須當自
體之。若後世之厚葬，却只是欲為人觀美之故也。○
古者棺槨無度，想只是過於厚，觀易喪葬取之太過，
可見至用公制禮時始為七十之制也。棺七十，則槨
亦七十寸也。雙峰饒氏曰
周七十寸，只如今四寸許。

不得不可以為悅，無財不可以為悅，得之為有財，古之
人皆用之，吾何為獨不然。

不得謂法制所不當得得之為有財言得之而又為

有財也或曰為當作而慶源輔氏曰不得得之沈說

既有定制則不可得以為

且比化者無使土親膚於人心獨無快乎比必二反

比猶為去聲也化者死者也使快也言為死者不使

土親近其肌膚於人子之心豈不快然無所恨乎

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

送終之禮所當得為而不自盡是為去聲天下愛惜此

禮記儀禮棺槨注蓋之障

猶垣墻障家又周人牆

置翼注翼柳衣也疏云在

旁曰唯在上曰幕所以衣

神木材以柳也○翼色里

切說文棺羽飾也天子八

諸侯六大夫四士二

○蒙引云化者死者也生

變而為死故曰化猶逝者

○無使土親膚正是堅厚

久遠也

○又曰天下沈言世上

蒙引曰言吾國之如此一語古語也此物二字自盡不可指定棺槨

章言則

物而薄於吾親也

問不以天下儉其親朱子曰以猶

於其親也王氏中說記太原府君之言一布被二十

年不易曰無為費天下也文意略與此同○呂氏曰

註云所當得為而不自盡則便是倒行逆施不順理

底於所尊者薄則無所不薄矣墨子之葬以薄為道

者即是此意○新安陳氏曰此章當味盡於人心及

必信勿之有悔焉蓋不如是無以盡於吾心不為悅

不為快也必悅且悅然後於心為盡不得為而備為

與可為而不為皆非盡於人心曰不得不可以為備

則制不得為者亦何忍於不及厚所當厚而不儉

於親無非天理也盡於人心盡天理而已矣

沈向以其私問曰燕可伐與孟子曰可子噲不得與

○禮記曰齊之君臣蓋有

刑人土地之心而又恐為

齊者所不與沈向蓋齊臣

用事者故以私問於孟
子亦或齊王之陰使之也
故私以其事問而卒行其
事

○講述曰沈周之問以私
不以公問燕而不及齊故
燕之可伐孟子所宜答齊
之不可伐燕孟子所不宜
言齊人乃知燕之可伐不
知已之不可以伐燕故其
伐燕也不免有孟子功齊
之疑

何以異於是言子以
子以私問私相授受
何以至於以辭祿而私
相授受也所說着
罪也

○黃東發曰史記齊伐燕
有二事燕文公卒易王初
立齊宣王因燕喪伐之取
十城是即解燕莊所載
問答稱齊宣王者也五十
作於宣王已沒之後故以
燕稱齊潘王後又伐燕燕
王曾以燕與子之齊下燕
七十城是即公孫丑篇所
載沉問問辭可伐與者也
此又一事也止稱齊王者
蓋潘王尚在未有諡可稱
○王觀濤曰彼字指齊君
臣彼然而伐之各不能再
問意

人憚子之不得受聘於子噲有社於此而子悅之不若
於王而私與之吾子之祿爵夫士也亦無王命而私受
之於子則可乎何以異於是伐與之與平聲下伐與殺與同夫音扶

沈周齊臣以私問非王命也子噲子之事見形旬反音同前篇諸侯土地人民受之天子傳之先君私以

與人則與者受者皆有罪也仕為官也士即從仕之
人也慶源輔氏曰沈周問燕可伐否理固不問以齊

告之不但曰可而已也○註云與者受者皆有罪謂
不由其道妄取妄予如子噲子之之徒者由其道則

三聖之授受乃先天而天
弗違之事不可以罪言也

○齊人伐燕或問曰勸齊伐燕有諸曰未也沈周問燕
可伐與吾應之曰可彼然而伐之也彼如曰孰可以伐
之則將應之曰為大吏則可以伐之今有殺人者或問
之曰人可殺與則將應之曰可彼如曰孰可以殺之則
將應之曰為士師則可以殺之今以燕伐燕何為勸之
哉

天吏解見上篇言齊無道與燕無異如以燕伐燕也

史記亦謂孟子勸齊伐燕蓋傳聞此說之誤○楊氏

曰燕固可伐矣故孟子曰可使齊王能誅其君弔其

民何不可之有乃殺其父兄虜其子弟而後燕人畔

之乃以是歸咎孟子之言則誤矣孟子曰孟子言伐

君臣如此固有可伐之理然孟子不曾教齊不伐亦

不曾教齊必伐但曰惟天吏則可以伐之○或謂孟

子於沈同之間曷為不盡其辭以告之曰沈同固非

能伐燕者且其以私來問又不言齊之將伐燕也則

直以可伐之理告之足矣若遂探其情而預設辭以

伐之則是猜防險詖之私爾豈所謂聖賢之心哉且

齊雖無道若能採燕之遺民於水火之中而無殺戮

繫累之暴則其伐之也亦何為而不可哉○雙峰饒

氏曰惟士師則可以殺有罪之人沒法如何可以擅

殺惟天吏可以伐無道之國諸侯如何可以擅相征

伐天吏天所命者士師君所命者天吏以其有道故

天命之征伐如湯武是也沈同安曉此理但知人之

不可伐而不知己

之不可伐人

○齊人畔王曰吾甚慙於孟子

齊破燕後二年燕人共立太子平為王平即昭王

○史記管蔡世家曰武王已克殷紂平天下封功臣昆侖於是封叔鮮於管對叔度於蔡一人相紂子武庚祿父治殷遺民封叔且於魯而相周為周公於魯而相周為周公

○王象引謂是潛王存疑謂是宣王

此章見人臣未可長君之惡

史記卷之四

武庚以作亂用金且承成

王命伐誅武庚殺管叔而放蔡叔

○摘訓云解之解王之熱

孟子大全 卷之四
而況於王乎惡監皆平聲賈請見而解之
陳賈齊大夫也管叔名鮮武王弟周公兄也武王勝商殺紂立紂子武庚而使管叔與弟蔡叔霍叔監其國武王崩成王幼周公攝政管叔與武庚畔周公討而誅之

見聖人問曰周公何人也曰古聖人也曰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也有諸曰然曰周公知其將畔而使之與曰不知也然則聖人且有過與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

○補王道无云陳賈為君解勸却從遠人處說入問管叔之畔而以周公知而使探起及至平說不知遂把一過字說出來意以聖人且有過况非聖人也不知周公弟也管叔兄也用

此存心處蓋以此待公為至仁何也毫思性自不容其為明也管叔之叛真意外之變理外之事初周公使管叔時管叔未必便有此意故周公一向信他若有一毫朋黨決不使矣况周公一心忠於王室亦以管叔兄俱此一點忠心同是藩屏王室誰敢料到此所以說有周公之過是其

周公之過不亦宜乎

言周公乃管叔之弟管叔乃周公之兄然則周公不知管叔之將畔而使之其過有所不免矣或曰周公之處上聲下同管叔不如舜之處象何也游氏曰象之惡已著而其志不過富貴而已故舜得以是而全之若管叔之惡則未著而其志其才皆非象比也周公詎忍逆探平聲其兄之惡而棄之邪周公愛兄空無不盡者管叔之事聖人之不幸也舜誠信而喜象周公誠

孟子大全 卷之四

○惟訓云：人倫其當然者在天則為理在人則為倫。一而已矣。

孟子卷之四

信而任管叔。此天理人倫之至。其用心一也。程子曰：象憂亦

憂象喜亦喜。蓋天理人情於此是為至。舜之於象。周公之於管叔。其用心一也。夫管叔未嘗有惡也。彼周公逆知其將叛。果何心哉。惟管叔之叛。非周公所能知。則其過有所不免矣。故孟子曰：周公之過不亦宜乎。

○問：周公誅管叔。自公義言之。其心固正大。直截自私恩言之。其情終有不自滿處。所以孟子謂周公之過不亦宜乎者。以此案子曰：周公豈得已。為此說。莫到恁地較好。胡氏云：象得罪於舜。故封之。管叔流言將危周公。以問王室。得罪於天下。故誅之。非周公誅之。天下之所當誅。周公豈得而私之哉。舜處其常。周公處其變。此聖人所以同歸於道也。慶源輔氏曰：周公不忍。料兄之惡而使之。故不色有過。是以孟子亦言周公之過不亦宜乎。不說周公無過也。○雲峰胡氏曰：詭忍。速探其兄之惡而棄之。此下句最見得。

○焦漪園云：古之君子。今之君子。俱是泛說的。如日月四句。是於過則改之。又說桐不自謙。豈徒順之。一有是於過則順之。下文說個為之辭。未要繳。古之君子。其過如此。所以卒於無過也。今之君子。其過如此。所以卒陷于有過也。故自愛者。必以古之君子自處。愛入者。亦豈可以今之君子而教入也哉。

且古之君子過則改之。今之君子過則順之。古之君子其過也。如日月之食。民皆見之。及其更也。民皆仰之。今之君子豈徒順之。又從為之辭。更卒之聲。

順猶遂也。更改也。辭辯也。更之則無損於明。故民仰之。順而為之。辭則其過愈深矣。責賈不能勉其君以

○蒙引云。重在歸。辭下
自豈徒順之。承上文而帶
過下意耳。

法經云。將順其美。臣故
真惡。任得。行也。宜行
之法。令順之。而不逆。

遷善改過而教之以遂非文。新安陳氏曰。孟

過之心於不言。林氏曰。齊王慙於孟子。蓋羞惡

之心有不能自己者。使其臣有能。因是心而將順之。

則義不可勝用矣。而陳賈鄙夫。且為聲之曲。為

辯說而沮反。其遷善改過之心。長其飾非拒諫

之惡。故孟子深責之。然此書記事散出。而無先後之

次。故其說必參考。而後通。若以第二篇十章。齊人伐

章。齊人伐燕。置之前章之後。此章之前則孟

子之意。不待論說而自明矣。南軒張氏曰。周公於魯

畔其過也。宜矣。賈君文選。過之中。又生過焉。○汪

氏曰。已富貴而兄弟無在。仁者弗為也。兄弟惡未萌

而以惡逆之。智者弗為也。自陳賈觀之。以周公為仁

智。味之盡由君子觀之。用公實仁。而智者也。不期以

畔。而卒至。于畔。不免於過。乃所遭之不幸也。及其畔

也。不以私恩害公義。誅之以安宗社。天下是於過焉

能改矣。其不得已而行權也。

○孟子致為臣而歸。此章九君子不以利為去就

孟子久於齊。而道不行。故去也。

王就見孟子。曰。前日願見而不可得。得待同朝。甚喜。今

○蒙引得待。主謙。言得賢

○通義石山。金氏曰。孟子
致為臣。而歸諸章。在於燕
入畔。陳賈解勸之後。似為
此。後去齊。通鑑綱目。大書
記齊伐燕。孟子子士齊。齊宣
王薨。並在。燕王元年。

者同朝請辭臣也同是齊

王朝裏人也

○拙請云言既去則已相
寵矣雖不敢請後見之期
而繼此見王亦吾之願也

○孟子嘗曰萬鍾不辨禮
義而受之萬鍾於我何加
焉而齊欲以此魚孟子正
記其所不履速孟子之去
也

○蒙引云愚每因他日二
字見得孟子亦有遲久其
去之意

○古今姓纂云齊有賢人
時子者書見在孟子新
論

○四升為豆四豆為區四區為金十金為鍾

孟子大全 卷之四

又棄寡人而歸不識可以繼此而得見乎對曰不敢請

且固所願也朝音

新安陳氏曰謙言得德
賢者同朝者皆甚喜

他日王謂時子曰我欲中國而授孟子室養弟子以萬

鍾使諸大夫國人皆有所矜式孟子子盍為我言之為去聲

時子齊臣也中國當國之中也萬鍾穀祿之數也鍾

量去聲名受六斛四斗矜敬也式法也盍何不也趙氏

豆為區區受六升四區為金金受六斗四升十金為鍾鍾受六斛四斗

時子因陳子而以告學陳子以時子之言告孟子

陳子即陳臻也

孟子曰然夫時子惡知其不可也如使子欲富辭十萬

而受萬是為欲富乎夫音扶

孟子既以道不行而去則其義不可以復扶又而

時子不知則又有難顯言者故但言設使我欲富則

我前日為卿嘗辭十萬之祿今乃受此萬鍾之饋是

我雖欲富亦不為此也况本非欲富乎○慶源輔氏
曰齊王告時子是就人欲中

○蒙引因因而托之也因

依傍也又云蓋先師不
稱弟子力亦疑此亦
自著

○又曰此然字只因陳子

○吳曰卷引雖云辭十萬

○鎖匙作韻

計較孟子之意道合則從不合則去惡用是多端為哉。○註云孟子有難顯言者顯言之則評揚齊王之失而有矣於我固所願之仁。

季孫曰異哉子叔疑使已為政不用則亦已矣又使其子弟為卿人亦孰不欲富貴而獨於富貴之中有私龍

斷焉

龍音龍多龍通

叔疑

此孟子引季孫之語也季孫子叔疑不知何時人龍斷徒玩問龍之斷而高也義見形旬下文蓋子叔疑者嘗不用而使其弟子為卿季孫譏其既不得於此

○蒙曰已叔疑也○二使字不言已使字是如使之使下使字是子叔疑使之也

○孫來曰龍斷者龍斷斷而崛起之小山也四顧無礙見商旅負販之來者以羅取一市之利也

而又欲求得於彼如下文賤丈夫登龍斷者之所為也

也孟子引此以明道既不行復扶又受其祿則無以

與此矣慶源輔氏曰舉季孫所譏子叔疑之事以見我不敢效此之意辭祿而受饋雖多寡之不

同畢竟是既不得於此而又求得於彼也

古之為市者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者有司者治之其有

賤丈夫焉必求龍斷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人皆

以為讖故從而征之征商自此賤丈夫始矣

孟子釋龍斷之說如此治之謂治其爭訟左右望者

○別釋云孟子是辭此而受彼水疑是失此而求彼龍斷是得此而兼彼事雖不同其心之為利則一也

○賤丈夫即商之賤者

都邑得去

欲得此而又取彼也。周謂周羅取之也。雙峰饒氏曰：左在樂是欲全得之，萬一不得於此，亦可得於彼，不得於此是譬喻，離十萬得於彼是譬喻，受萬從而征之，謂人惡其專利，故就征其稅，後世緣此遂征商人。

慶源輔氏曰：文王關譏不征，是三代之初皆如此也。新安陳氏曰：孟子有引喻以終之而不復說，上正意者此章之類是也。

○程子曰：齊王所以處孟子者未為不可，孟子亦非不肯為國人矜式者，但齊王實非欲尊卑，乃欲以利誘之，故孟子拒而不受。新安陳氏曰：齊王固不得待孟子之道，尤為不知事之心。

○說文：几，案屬也。○履，繫露云，几與案自是兩物，几者坐具也。

○摘訓云：一則君使人留矣，一則人勉君留矣，皆非無君命而私留者。

○通義：仁山金氏曰：魯穆公史並作穆魯，亦公之子，名顯，以周威烈王十七年立為諸侯，尊師孔伋以儀木為相，以泄柳申詳為臣。泄柳後嘗作子柳，必其守也。禮記檀弓篇屨言子

此章見君子不可離也
○學去齊病於書畫始字或曰當作畫音推下同

畫齊西南近邑也。○通義：史記有畫邑，音畫，朱子謂齊地有畫邑，路史畫邑在西安城，畫邑在臨淄。

有欲為王留行者坐而言不應，隱几而卧。為去聲，下同。隱，憑也。客坐而言，孟子不應而卧也。

客不悅，自弟子齊宿而後敢言，夫子臥而不聽，請勿復

敢見矣。自坐我明，語子昔者魯穆公無人乎子思之側，

則不能與子思泄柳申詳，無人乎緜公之側，則不能安

其身。齊側皆反，復扶又反，語去聲。

柳事未知見否雜記篇作

世柳世世古語四聲之訛

也註云魯穆公時賢人

諱名見禮記

○繆公問於子思見孔叢

子魯世家檀弓載繆公之

事

○子柳問門不納繆公

說苑

○申詳從學於子思見孔

叢

孟子大全 卷之四

齊宿齊戒越宿也繆音穆公尊禮子思常使人候伺音

道去聲達誠意於其側乃能安而留之也雜記惟柳魯人申

詳子張之子也繆公尊之不如子思然雜記子思義不苟

容非有賢者在其君之左右維持調護之則亦不能

安其身矣世中問惟柳申詳無入乎繆公之側則不能安

謂子思之心倚君側之人也語其勢則然耳若子思

之心然此則與世之垢面汙行而事君側便嬖之人

者何以異乎○慶源輔氏曰繆公好賢之切惟恐有

不當其意者常使人道達誠意乃能安而留之惟柳

嘗閉門以避繆公不苟合可見申詳見禮記與惟柳

並稱其賢可知繆公待子思恐子思不察已之誠也

○姚承菴曰王無留賢之

意而子不善調停其間以

賢者是其為長者慮而

不及子思慮

○一說徐若果初問曰王

子以子思自比乃曰為長

者慮而不及子思是責其

平日非只指留行一節而

言

○蒙引云子絕長者乎要

言先字卧而不應不可

謂不是絕

子為長者慮而不及子思子絕長者乎長者絕乎長

長者孟子自稱也言齊王不使子來而子自欲為去

下以王留我是所以為我謀者不及繆公留子思之

事而先絕我也我之臥而不應豈為先絕子乎慶源

曰孟子之自處不在子思之下故意或人之為我謀

不及繆公留子思之事也蓋有欲為王留行者雖有

二子非有賢者調護之則又恐君不察已之誠也德

若子思則自有此應若只及得二子則自處又當如

此下此則苟容以徇君者也

孟子

卷之四

二十七

受賢之意而不知待賢者之禮故孟子告之如此○新安倪氏曰孟子之於齊齊王既不能如魯公之待子思固無以安孟子矣次焉而齊之羣臣又無賢者為之維持調護孟子亦豈能安其身哉孟子之德無愧於思齊王如魯公之待子思也故未又以不及子思為言泄柳申詳之事姑引以言齊之無賢臣耳

○孟子去齊尹士語人曰不識王之不可以為湯武則是不明也識其不可然且至則是于澤也千里而見至不遇故去三宿而後出晝是荷濡滯也士則茲不稅尹士齊人也于求也澤恩澤也濡滯遲留也

專以告

○家丁凡曰尹士二說五子一曰不明二曰于澤三曰濡滯孟子只辨濡滯而餘二者帶言之曰王由足用為善則非不明曰天下之民舉安則非于澤
○姚承菴曰尹士訕孟子在濡滯一節上二項不遇伴說故孟子只辨濡滯一節而上二意自見
○蒙引云是何濡滯也言其猶有戀慕不決之意也
○高子齊人嘗問於孟子曰夫嫁娶者非已所有親也衛女何以得編于詩也孟子曰有衛女之志則可無衛女之志則不可若伊尹之於太甲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不可夫道一常之謂經變之謂權懷其常道而挾其變權乃得為是夫衛女行申孝慮中聖權如之何詩曰既不我知不能旋反視我不臧我思不遠

○高子亦齊人孟子弟子也

曰夫尹士惡知予哉千里而見至是予所欲也不遇故去豈予所欲哉予不得已也

夫音扶下同惡平聲

見王欲以行道也今道不行故不得已而去非本欲如此也

予三宿而出晝於予心猶以為速王庶幾改之王如改節則必反矣

所改必指一事而言然今不可考矣

○承菴曰言我之于王尚望其能改之也然王如果能改之則必追我而反之

○姚承菴曰精神全在數字上見已所以戀之於齊之意

○虛實目但是聖賢在末
便是要以斯道覺斯民所
謂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
命皆不容已之情也水母
無自以蝦為目天地無心
以聖賢為心

○心下曰行之似廣濶象自
視之自以為是而不可入
堯舜之道不曰往之賦

此節不是直外乎

夫由書而去不事追也予然後浩然有歸志予雖登
舍哉王由足用為普王如用予則豈徒齊民安天下
之民舉安王庶幾改之予日望之

浩然如水之流不可止也楊氏曰齊王天資朴實如

好勇好貨好色好世俗之樂皆以直告而不隱於直

予故足以為善若乃其心不然而謬為大言以欺人

是人終不可與入堯舜之道矣何善之能為

予豈若是小丈夫然哉諫於其君而不受則怒悻悻然

子擊子擊於衛有荷蕢而
過孔氏之門者曰有心哉擊
乎唐子既而曰早矣擊乎
莫己之知也斯已而已
子曰果哉未之進

○蒙引云倦倦之餘意即
汲汲本心之不容釋者汲
汲之本心所謂是予所欲
也倦倦餘意必予不得已
之後事倦倦實一不居人

○通義魯山金氏曰李氏
謂武人名都字九祖號西
山學於龜山楊公為其婿
其遺逸官至福建師機有
論孟遺乘本公作墓表見

見於其面去則窮日之力而後宿哉悻形頂反見音現
悻悻怒意也窮盡也

尹士聞之曰士誠小人也

此章見聖賢行道濟時汲汲之本心愛君澤民倦倦

音之餘意慶源輔氏曰集註本心謂其初本欲如此

句便可見聖賢之心千里見王王如用予豈特齊民

安天下之民舉安此其行道濟時汲汲之本心三宿

出書王庶幾改之予日望之李氏曰於此見君子憂
此其愛君澤民倦倦之餘意
則違之之情而荷何可反簣者所以為巢也易乾卦反言樂則行

乏憂則違之。○宋子曰：「孟子與荷簣皆憂則違之，但荷簣者果於去，不若孟子之遲遲，吾行蓋得時行道者，聖人之本心不遇而去者，聖人之不得已。此與孔子去魯之心同，蓋聖賢憂世濟時之誠心，非若荷簣之果於去也。」○南軒張氏曰：「齊王資雖鈍而不敏，然異夫飾非矯情以自欺欺人者，故孟子有望焉。以為王如用予，天下舉安，蓋其安天下之道已素定於胸中，而其本則在於格君心，故拳拳望王之改之也。若夫諫而不用，去則窮，且而後宿者，是私意所發，其諫也固無誠意之感，其去也又無忠厚之氣，真小丈夫哉。」○雙峰饒氏曰：「方其來也，只望齊王能行其道，及其去也，又望王能改過，此聖賢仁厚之意，蓋決然去者義也，欲去不去者仁也。李氏所以說憂則違之情，憂只是不樂違夫也，當看情字。」○雲峰胡氏曰：「孟子憂則違之，若與荷簣同，而其憂則違之之情，與荷簣之愀然亡情者大不同也。」○新安陳氏曰：「孟子

命告憲問云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

○通義仁山金氏曰：「不怨天不尤人，見論語。孟子稱之，君子指孔子。此章前段憂世後段樂天。」

○存疑云：「彼一時，尋常無事之時，此一時，善道行止之時也。」

所歷如滕文，雖慕道然國微弱道必難行，其次如魯澠於撤倉又必不行，大國齊梁也，梁惠不足與有行，襄尤少矣，庶幾焉者，其齊宣乎，齊有易以安天下之勢，孟子又有安天下之道，王天資誠朴，蓋與有行者，所以拳拳望之，有不能自已焉，於此終不遇合，則孟子之道知其不行矣。

○孟子去齊充虞路問曰：「夫子若有不豫色，然前日虞聞諸夫子曰：『君子不怨天不尤人。』」

路問於路中間也，豫悅也，尤過也。此二句實孔子之言，蓋孟子嘗解之以教人耳。

曰彼一時也，此一時也。

彼前日此今日新汝陳氏曰前日言不怨尤之時與今日所遇之時不同

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

自堯舜至湯自湯至文武皆五百餘年而聖人出各

世謂其人德業聞去聲望可名於一世者為之輔佐若

皋陶稷契私列伊尹萊朱太公望散素直空生之屬

通考趙氏應曰堯在位九十八年舜在位五十年禹至桀十七王四百三十二年為商是堯舜至湯其五百八十年湯至紂三十三王

六百二十八年而周興

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矣以其數則過矣以其時考之

○萊朱即仲虺一名仲傀又名仲龍集仲之後也為湯左相

則可矣

周謂文武之間數謂五百年之期時謂亂極思治去聲

可以有為之日於是而不得一有所為此垂乎所以

不能無不豫也

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

其誰也吾何為不豫哉夫音扶舍上聲

言當此之時而使我不過於齊是天未欲平治天下

也然天意未可知而其具又在我我何為不豫哉新安

○引躍云天意未可知則吾當聽命於天是天固無所怨而其具又在我則我固可安意以俟之人又何尤之有此其所以無不豫也

○袁了凡曰。註以憂世之志。樂天之誠對說。非也。此節全重憂世。謂我今日所以不豫者。正以天未欲乎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則今日不能舍我。又何不豫之有。惟其不然。故不免于有憂也。若須世用而後樂。又何得為樂天之誠乎。

○徐峯泉曰。樂天者。進亦進。退亦退。可用可舍。可行可藏。方謂之樂天。必世用而後樂。斯非樂天之誠也。註語誤矣。若孟子到此處。方謂樂天之誠。則孟子全不是粗人。向所謂大行不加窮居不損果安在耶。

○季彭山曰。孟子為卿於齊。亦有常祿。其後居焉。喪三年。見王曰。少利功之臣。豈王心蓋多有之。及服除。見王於崇。無復大有為之志。遂辭祿不受。所辭之祿。即為卿時常祿。前章言辭一萬者是也。

○崇古崇侯國。即今鄆縣。昔宋王伐崇。命無殺人民。壞宮室。崇人歸之。如父母。○中語泉。躍淵云。志欲去齊。而復受其祿。是苟受也。故不受。陳氏為其所廢之說非也。

陳氏曰。天意或欲平治天下。亦未可知。然則子學雖若有

不豫然者。而實未嘗不豫也。蓋聖賢憂世之志。樂天之誠。有並行而不悖者。於此見矣。

○宋子曰。或問文。憂乎。曰。天下皆憂。吾獨得不憂。又曰。樂天知命。吾何憂若。孟子不忘天下之憂。而亦不害其樂天知命之樂。其庶幾乎。○慶源輔氏曰。不能無不豫。憂世之志也。實味嘗不豫。樂天之誠也。憂樂自常情觀之。則相反。自聖賢言之。則並行而不悖也。○自五百年至。則可矣。觀之。則孟子不能無不豫然也。自夫天未欲乎治。以下觀之。則孟子實未嘗不豫也。○雙峰饒氏曰。孟子到此。亦未如之何。所以只得歸之于天。

○季子去齊居宋。公孫丑問曰。仕而不受祿。古之道乎。

休地名。

○國名。謂云。休在潁川。或云。介休在膠西。

曰非也。於崇。吾得見王。退而有去志。不欲復。故不受也。

崇亦地名。孟子始見齊王。必有所不合。道不行於齊。

其幾已先。故有去志。變謂變其去志。見乎此。

繼而有師命。不可以請久於齊。非我志也。

師命。師旅之命也。國既被兵。難請去也。

○孔氏曰。仕而受祿。禮也。不受齊祿。義也。戒嚴耳。

義之所在。禮有時而變。公孫丑欲以一端裁之。不亦

誤乎南軒張氏曰孟子之去齊三宿出書猶以為速而謂初見已有去志久於齊非我志何也蓋孟子雖庶幾齊王之可與有為而可去之幾未嘗不先覺也初見察王之情必有所不能受者又以其質亦有可取故不受其祿姑置以觀其感悟與否也初志雖欲去而猶有望焉豈徒為苟畱也哉此篇載孟子於齊始終去就久速之義甚備學者所宜深究也○慶源輔氏曰禮則有常義則有權如君命召不後駕禮也有不召之臣便是義孔氏謂仕而受祿禮也不受齊祿義也說得自好○雙峰饒氏曰有見行可之仕有際可之仕有公養之仕孟子當時見王於崇便有不合處難於委質為臣所以止為際可之仕見行可者見這道理漸可行也孟子自崇既退之後未見其道之可行所以終於不受祿○新安陳氏曰不受卿祿此孟子最高處其超然不屈進退餘裕本全在此一受其祿則為祿所縻是為祿而仕耳十萬之祿脫

屣而去齊王猶欲以萬鍾縻之豈知孟子者吾意戰國之世高節如許惟孟子一人而已庶幾焉者其魯仲連乎

孟子集註大全卷之四終

